

建設

委 目

对「出国受训」的透视
重视黄色文化的泛滥
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
驳斥「日本通」的几个荒唐谬论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人民歌手——聂耳





目 錄

一针见血..... (2)
 对「出国受训」的透视..... (评论)..... (3)
 重视黄色文化的泛滥..... (述评)..... (5)

哲學 思想

活用辩证法..... (7)
 乒乓比赛也要抓主要矛盾..... (7)

大 家 談

应认清包工制度的本质..... (8)
 对谁有利..... (9)
 工人要怎么样出头..... (10)
 包工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 (10)

社會一角

来自饼干厂的歌声..... (12)
 工厂的生活..... (12)
 驳斥「日本通」的几个荒唐谬论..... (专稿)..... (14)
 日本战犯自白新录..... (专译)..... (16)
 美国积极推行「尼逊主义」..... (天南地北)..... (19)
 人民歌手——聂耳..... (人物介绍)..... (20)

文

我的改变..... (小说)..... (22)

苑

叔叔的胳膊瘫痪..... (诗)..... (23)
 坚 持..... (诗)..... (24)
 问裕廊河..... (诗)..... (25)
 大老板和专家的把戏..... (杂文)..... (26)
 真理和人..... (杂文)..... (26)
 矿山风云..... (连载小说)..... (27)

胜利前进..... (雕塑)..... (封面)
 非洲战歌..... (雕塑)..... (封一)
 时事漫画..... (封二)

一针见血

有人说，我们的生活可美满了，因为有高贵的旅馆，有芬芳的花园，有十六层高楼，有宏大的工厂，有……够了，总之，人们有福了！

——可是，旅馆住的是外国大商人，「专家」之类人物，旅客；花园是给旅客、外人观赏的（只有他们才有闲情雅兴），高楼是住满了人，但都是「债户」，有的正被迫从十六楼跳下；工厂是拍卖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够了，人们消受不了那种繁荣「福」啊，什么生活美满，叫跳楼的死难者去阎王殿对证吧！（平）

× × ×

有人说这里生活平等，但是，看看这个数目吧：一个工人一年劳动的结果，可生产价值三万元的物品，但一个工人一年所得的工资，仅有二、三千元，即那些高喊平等的人，正要工人束紧腰带，他们的心是黑是白，不是一清二白了吗？（凡）

× × ×

那些人很会扯谈劳动的重要，要人们更加辛勤工作，但他们却变出许多花样，拿走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还不许劳动者出怨言，他们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对一个人，听了他的话再看他的行动，就不会受骗了。（夫）

× × ×

「专家」说：放宽移民政策是有好处的，即可以抑止工资「提高到惊人的程度」。

然而，工人工资却普遍没有提高，倒是物价赋税提高到「惊人的程度」；这样看来，放宽移民政策，其好处是利用找工作的人多，有利于压低工资了。原来「专家」的咀，

说出大老板肚里的话。（民）

× × ×

在一些庆祝宴会上，「社会名流」登台演说，呼吁人们好好管束子女，免受西方颓废文化的影响，还把男人留长发、穿花衣、学「喜屁士」的行为挖苦了一阵。演说完毕，娱乐节目开始，台上出现了男人留长发、穿花衣的喜屁士、披头士乐队，男女歌星登台大唱「谁来爱我，谁偷去我的心房」，大跳「发羊癫舞」……而那位演说者却在下面看得目不转睛，拼命拍掌。一个人虚伪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羞耻观念可言呢？

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那些「社会名流」的讲话，都不可以当真，说是反黄，实则贩黄！对于他们的话，不相信就对了！（祝）

× × ×

向人民散播毒素的是谁？企图麻痹人民的思想，以便向人民开刀的又是谁？这从最近一个晚上在××公园举行的什么「××之夜」就可以看出来。

若不这样，无以步其繁荣道途？若不这样，无以促其刚强勇猛？

一方面说其漂亮话，一方面干其坏勾当，这是某些人的「本事」！但这种「本事」，实为步上反民众的道路，促使其丑恶暴露无遗！（嘿）

× × ×

黄色文化贩子总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在贩卖黄毒的，在人们反黄反得厉害的时候，他们就得稍加伪装，蒙混过关。

最近，什么开展西方式的「性教育」啦、电影分类啦，叫喊得颇为热闹。

西方的所谓「性教育」，

说穿过，就是诱导男女去「试一试」，以及传授一些「秘诀」，可以避免放荡的青年男女乱搞之后留下孽种在女方的肚子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些实施「性教育」的，恰恰是性放纵最厉害的国家。而没有实施「性教育」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北方，根本就没有性放荡的风气！这个事实，那些声嘶力竭地鼓吹「性教育」的人是不敢面对的！（哈）

× × ×

最近，警方接到一些居民的投诉，着令的「肃娼组」对一些在住宅区卖淫与公开拉客的妓女采取行动，把她们捉将官去，罚了一些款，增加了一笔国库收入。

问题完了吗？没有，罚了款之后的妓女，照旧去卖淫，嫖客照旧去嫖。也许，原来的地盘不能再呆了，就转移「阵地」。在新的地盘，如再有居民向当局投诉，「肃娼组」再去捉一些来罚款，再增加一笔国库收入！

——这，就是「肃娼」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妙事：这边在「肃娼」，那边在卖淫，娼妓越肃越多！（哈）

× × ×



對「出國受訓」的透視

■ 王 公 ■

「出國受訓」是今天這個商業社會里很流行的一件事，也是很受一部分人羨慕的事。而所謂「出國受訓」，不是別的什麼，無非是指由資方贊助全費或半費派送自己的職員、技術工人到某個國家去接受某種學識或技術訓練，為期若干年、若干月或若干星期，甚至若干日。

對資方來說，這「出國受訓」四個字，就好像一塊金字招牌，不但為資方打廣告，給人知道有這麼一個廠家或商家，出產某種商品，如今正派人「出國受訓」；也可以為資方在一般人眼光中建立慈善家的形象，以為這個資方很照顧員工利益，願意花錢派員工「出國受訓」。

由於有這幾方面的好處，所以幾乎所有廠家或商家，果真派人到別國受訓的話，總免不了要在報章上大吹大擂、大事宣傳一番，從中就乘機吹播自己的工廠、商行的規模如何宏大，各地分廠、分行多少，員工多少，資本多少，產品多好，銷路多大，如何風行東南亞或世界各國，如何受人歡迎等等，等等，真是「老子天下第一」，如果沒有第一也有第二，或者第二以上，第一以下。

至於那些被派出國的員工呢？當然資方也得替他們大吹大擂一番，不說員工如何「勤懇踏實」，也要說「精明能干」，「勤勞認真」，「為資方所器重」的話。如果他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分子，就把他所有的什麼文憑全部搬出來：考獲那一種學位，曾在那一間中學或大學受教育，又曾在那一國留學，學那一科，如何「學貫中西」，如何「博學多才」，如何有「錢途」等等，象流水帳一樣記個沒完。

有些資方，除了作鄭重介紹，強加列舉「出國受訓」者的學歷和工作精神外，還要把「出國受訓」者的照片刊登出來，或者把「出國受訓」者和資方董事或高級職員在一起拍的照片刊登出來，讓讀者和社会人士都認得「出國受訓」者的廬山真面目，尤其是認識「出國受訓」者的老板的廬山真面目，表示雙方得益，大家有好處，皆大歡喜。

資方吹播自己，當然是最大目的，也是他們派員工「出國受訓」的主要目的；但是，資方替員工吹播、大事宣傳，也還是為了自己，至少給人知道這個工廠或商行的員工果然是個個「有料」，並非個個都是飯桶；商人顯示既有如此勤勞和有學問的人在他的廠里或商行里服務，說明他的工廠或商行好，服務周到，工作效率高一——這不是為資方自己宣傳是什麼？

這也就是為什麼資方要盡量列「出國受訓」員

工的種種經歷、學歷和工作表現的真正原因了。

有些資方，在員工受訓完畢歸來，還要再來一番宣傳，不減「出國」時的花招。除了受訓者的新聞、照片以外，可能還有資方特地為慶祝「出國受訓」者「受訓期滿」或「學成歸來」而設的宴會或茶會或什麼接見、會面之類。也有些資方，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甚至在員工受訓期間，也要特地發新聞，登照片，加以報導，以示員工受訓的情形，從中可以宣傳一下資方的工廠、商行、產品商標和董事的情形，讓讀者和社会人士經常都記得，時時都想起。真是一舉數得，想得非常周到。

最近的報章曾刊登過一則所謂「創舉」的派人「出國受訓」的新聞。這家工廠自稱所謂「創舉」的，不是別的，而是所派出的四位女工全都是日薪工人。據說，過去沒有人派過日薪工人「出國受訓」，現在該廠派出，這就是所謂「創舉」了。但是，為什麼該廠那么多工友不被選派，却偏偏要選派這四位日薪工友呢？顯然又是為了這「創舉」的宣傳，也是為了這「創舉」的廣告在作祟。又據說，廠方之所以要選這四位工友，是因為「彼等之工作成績、好學程度以及出席率好」的緣故。這同樣又是一種宣傳、一種廣告，它的作用在於要求每個工人都服服貼貼地聽資方的話，任由資方擺布，才有機會被選派「出國受訓」也！

對僱員實行殘酷的剝削，又希望僱員不要反抗，任由其宰割，這是任何資方的最大理想和願望；然而，當其理想無法實現，願望又破滅的時候，他就會想出其他辦法來瓦解僱員間的團結，利用「出國受訓」或其他別的什麼小利益為誘餌，收買一些軟骨者，然後大作其宣傳，大打其廣告，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但是，儘管資方這樣大耍其花招，軟硬兼施，而能夠上當的畢竟是寥寥無幾，這又是資方的一大悲哀。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些被派出國受訓的人，是有真材實料，真正為資方所器重的；也有一些身居要職，很善於替資方吹捧、拉關係，但畢竟草包一個，資方反而怕他弄壞事情，寧願由別人越俎代庖的。

資方派人「出國受訓」，不但在宣傳上、廣告上收效宏大，提高資方的聲譽，增加商場上的競爭資本，而且更可以使資方直接在经济上受益。

因為今天的所謂「自由世界」各國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的爭奪特別劇烈，矛盾特別尖銳。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和日本等國之間，經常互相以所謂「最新」

武器来制服对方，比如说所谓「最新的机器」、「最新的商品」等等。至于「新」到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品质更不用说。既有了新的机器出现，必然有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在别国风行，没有此种所谓「新机器」的国家，要利用它，就需要有人懂得操纵、装修和驾驶；有所谓「新商品」出现，也要有人能懂得鉴别品质和分析商品成分，确定商品的质量和真假等等一系列问题。当地一向来就是欧美和日本等国倾销商品的市场，这里的外资也以英美和日本占最多，成为这些国家争相宰割的一块肥肉；在各国以所谓新机器、新商品的大力进攻底下，其他使用或准备使用各该国机器的国家和本地商人，想提高产品质量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知识，就只好选派一些员工到有关国家去接受所谓训练之类。所谓「出国受训」之所以那么受一些人羡慕和重视，并成为资方的诱饵，原因就在这里。

受训回来的人，直接受厂方控制，利用他所学来的新技术、新知识为资方服务。这个厂的产品有了改善，质量有了提高，工厂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地位也必然因而提高。这一来，不但为资方赚回来了大把钱，也替资方打下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也许有人会以为，真正得益的是「出国受训」者，不是资方，这其实是只看表面现象的人才会犯下的错误的和片面的看法。要知道，资方派一个员工「出国受训」，不论是全费还是半费，一般上都一定事先和被派「出国受训」的人谈妥条件，签好合同，限定你回来后要替资方服务若干年才能自由活动，在这段时间里，你其实已经替资方赚进了无数的钞票了。你虽然学得了一点新技术和新知识，但是，在你的旧约期满之前，资方的新合约又压过来了，或者其他的条件跟着来了，使你动弹不得，永远束缚着你，这使你

一辈子替他服务，为他效劳，那有你自己做主的时候？你所能得到的可能是加了一点薪水；但是，今天的物价天天上涨，货币购买力年年下跌，月月下跌，加了那么一点薪水根本追不上短期内物价上涨的比率，请说来听听：你的真正得益有多少？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资方愿意放你走，给你自由的时候，要不是那时你所学的那些技术和知识已经成为很普遍的、别人也已懂得的东西，就是资方有意另耍花招，又要派出什么别的人物去学别的什么东西了，你所学的又已成为陈旧的、过时的东西。这时候，资方已不怕你到别家工厂去或自立门户对他威胁了。

其实，到了你所学的已成为普遍的东西时，就算资方不约束你，你也不敢擅自离开他。因为，既已成为普遍的东西，而别人已经懂得，甚至学得比你更精些、更好些，那么你去别一家工厂或商行，已和别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样，你所能得到的待遇，不一定能比原有的工厂、商行好，你那里舍得离开原有工厂、商行呢？这是一点。另一点，你到别家工厂、商行去，因为你是得到旧厂家、商家的信任而选派你去受训的，新厂家、商家就多少要提防你，不一定很信任你；同时，新厂家、商家的同事，知道你的来历，也不一定肯真诚和你合作，甚至处处为难你，这么等于你自找麻烦吗？这些原因，也是永远将你束缚在资方的脚下，永远要你为资方效劳的重要原因。

所以，所谓「出国受训」也者，实际上，一方面是资方为自己宣传和打广告的变相手法，另一方面又是资方为自己准备滚进财源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畸形的商业社会里的这类商业怪招，确实令人眼花缭乱。

（接第廿一版）

聂耳深切了解内容决定形式这原则，在音阶，歌曲形式，歌词和曲调的关系、节奏、曲调进行法则这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少创造。用旧的观点来看，这些创造都是犯规，当时甚至有人说他在胡搞，但最后证明这是天才的成就。最有名的例子是在「义勇军进行曲」里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他在「到了」之后给了半拍休息，「最」字也没有设在第一拍上，虽然是在第二拍的后半拍，可是由于比「危」字高了一个小三度，所以全句非但没有松下来，反而比别的处理法更为有力。

民族的歌手 黎明前的乐章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聂耳突然得到消息，说有特务要逮捕他，于是，他又离开了上海，十八日到达了日本东京。可是，在七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当他在鹤沼海滨游泳之际，不明不白的淹死了。就这样，这

位还未满廿四岁的年轻音乐家与我们永别了！

在聂耳短促的但光辉的生命中，他留给我们的，是不到五十首最珍贵的歌曲。但是这些歌曲，对中国人民所发生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它，曾经鼓舞了无数青年走向革命，走向抗日战争的前线；它，唤起了万千青年在战斗中的意志，坚定了万千青年在战斗中对胜利的信心。它，纪录了中国人民在黎明之前所受的痛苦和灾难，也记录了中国人民在黎明之前的英勇顽强的精神。

确实，聂耳的廿四年天才的创作活动，就是一首不平凡的乐章。



重视黄色文化的泛滥

张 戎

★黄色文化造成犯罪★

年幼女学童被姦杀，弃尸路旁草丛中；少女晚间出门失踪，终被发现惨遭姦杀在坟场里；少女意外失踪，原来陷身娼寮被迫卖淫；警察周展览会上，色狼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其不雅之物……这些都是最近一连串发生的耸动人心、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然而，这些是社会的个别现象吗？

不是！类似这些案件，不断地在上演着。我们的报纸，每天都有这类新闻出现。这些报章上所刊出的新闻，不过是这类社会案件的一小部分，而未经报界揭露出来的，却是不可计数。正是罄竹难书啊。很显然的，这些层出不穷的社会黄色案件；一路来已经构成了社会安宁的巨大威胁，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切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人们，眼看着我们的青少年在黄潮泛滥中挣扎、浮沉，眼看着他们深受黄色文化的腐蚀毒害，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人们一定要揪出黄色文化的罪魁祸首，砸碎它，埋葬它！

★电影传播黄毒，作用最大★

当前，黄色文化向无知的青少年进攻，毒害青少年的思想灵魂，有哪些方面呢？

最先要注意的是电影。电影在传播黄色毒素和坏的思想，起着巨大的作用。看看本地所放映的影片，从西片、日韩片到港台片；从武打片到歌唱、爱情片，不论是「文艺」片，不论是悲剧喜剧，只要你看了这什么《洪荒春色》、《原始人浩劫》、《多谢老板娘》、《午夜留香》、《我心碎了》、《有男怀春》、《爱情一二三》、《

爱情大拍卖》、《歌迷小姐》等无聊透顶，肉麻透顶的片名，你会意识到它们要带给观众的是什么坏货色和脏东西了。它们还会是好片吗？偏偏在报章上偌大的一版娱乐消息里，每天尽是挤满这些兜售黄毒的广告，诱惑着无知的青年走进那罪恶渊藪的影院里去。这些坏的、毒的片子，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难道外地来的只有这样的坏影片，就没有教人向上向善，以正确思想武装青年的头脑，引导年轻人追求真理正义的影片吗？可是，许许多多好影片却被拒于大门外，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更叫人毛骨悚然的是：随着欧美各国大唱「性解放」，大打「性教育」的幌子，实行什么电影分类制，本地最近也东施效颦，想也来个电影分类制，于是给一些片子开了绿灯，在新山、吉隆坡等地放映的几部「X」片，一映就是好几十天，这除了充分说明黄色文化毒害之深以外，更显示了原先被禁的小电影，已能大摇大摆，登上「大雅之堂」（准许放映）了。这完全是人为的，绝不是偶然的。当社会上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们群起而攻之（「X」片）的时候，有些人却拾起了那一面「性教育」的破烂「挡箭牌」，借口什么给青少年应有的性知识，对这些黄色透顶的片子的放映，支吾其事；有关当局并不立即加以查禁，却那么大方地扬言有需调查；这些《X》片是否有如人们所指的坏影响。然而，在调查进行中（《X》片当然继续放映），不知有多少人大中《X》片之毒了！人们不禁要想：这该不单单是影片商赚钱的事了，而是黄色文化毒草适逢沃壤，受人为极力培植的铁证。

★「时代哭」多么卑劣，多么危险★

和黄色电影在散播灰、黄色毒素，有异曲同工，并且是一对孪生孽种的是黄色流行歌曲，人们所谓的「时代哭」（许是粤语「时代曲」的谐音）。把「时代哭」作为流行歌曲的代名词，是极恰当不过的。这是那些损人利己、罪大恶极的黑暗腐朽势力，为其日暮途穷，即将灭亡的命运，为其即将失去的耀武扬威的时代，哀号（哭）嘶叫嘛！为了作其最后的挣扎，便倾囊而出，大肆放毒，企图毒害年轻的一代，扑灭日愈增强的对抗力量。听了「时代哭」，我们不禁要为一些中毒很深的青年哀痛，我们仿佛感到，他们无辜地被压迫阶级拉去当它的陪葬！

流行歌曲在本地这样「流行」，唱片是主要的媒介，所以其最得力的就是本地的唱片厂商了。打从本地唱片厂建起来时，一些大人先生就叫嚣：我们要有自己灌制的唱片，来发展本地的「艺术」。而的确的，本地的唱片厂商一路来在泡制这些腐蚀人们灵魂的本地「艺术」，丝毫不遗余力。只要港台的电影，港台的跳蚤，传染思想病菌的「红歌星」，唱了一首什么歌，本地唱片商即竞相配合灌起唱片来，结果是电影院在唱，歌厅在唱，电台电视广播台在唱，随着唱片廉价售卖流传，街头巷尾也在唱，到处充斥了靡靡之音。

我们不要忽视了流行歌曲的极坏影响。请想想：日也唱，夜也唱；电台在唱，电视台也在唱；这里唱，那里唱，时时唱，处处唱，这些靡靡的音符，就象流行症的病菌，向不健康的人们进攻，在他们身上找立脚点，生根滋长，使他们中毒害病。那些意志薄弱、思想认识不

高、生活散漫、思想上没有筑起防线的青年，在这样耳濡目染底下，在「时代哭」之风薰浸底下，就哭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侵蚀和毒害！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警惕的。

这些唱片，这些「时代哭」，到底深含了什么毒素呢？根据断断续续听来的（这里轰，那里轰，空中轰，地上轰，不由你偶而也听上几句才怪），就知道它们是如何充满着猥琐，如何的充满了低级趣味。那些呀呀咿咿，十足是时代之「哭」的喜癖士歌叫，教青年人忘掉现实中的一切，镇日麻醉在吸毒和性爱之中，不能自拔。在坊间，那些以五角一元就可以买到的，肉麻无聊，叫人想入非非，就占了绝大部分；什么《泪》啦、《梦》啦、《痴》啦、《爱》啦、《怨》啦……不断地向青年贯注不健康的、灰色的感情（不健康的「爱」），要青年人终日沉缅在男女情慾里头，什么为了爱人，只要活一天也情愿；（难道青年人除了这，就没有别的值得做了吗？）叫青年人玩弄爱情，不负责任，乱搞男女关系，于是什么「抛弃」、「负心」、「狠心」、「偷心」，什么「心碎」、「痛苦」、「悲凄」、「眼泪」，好象青年人不这样，就不再是青年，好象青年人终日不伴着这些灰色不健康的情感，青年人就没有了人生！事实上，那些黄色文化贩子和刽子手，就是要把我们的青年，个个薰成颓废和萎靡不振。

且看这些「时代哭」向青年人灌输了哪种人生哲学呢？它们叫青年人应该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过其「可爱」的人生；教青年天天、不断、永远追求、奋斗的目标，仅仅是色情（动物的性本能）、物质享受，披貂皮裘、住大洋楼，「财富归我有」。这还不清楚吗？它们要我们青年树立的是损人利己、自私的市侩主义思想。多么卑劣、反动和危险，有些人在为流行歌曲辩护时说，流行歌曲以其轻松活泼的歌词和旋律，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多么危险的说法，人们就是在这样毫无警惕的情况下，中毒

受害。所谓轻松活泼，充其量不过是卑琐和低级趣味吧了！那绝不是调剂人的精神，而是麻痹人的精神！

这里顺便要提一首叫做「何日君再来」的流行歌曲，有人说这首歌很好听？可是你知道吗，在三四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就是用这首所谓「优美动听」的歌，企图麻醉中国人民的思想意识，叫他们醉生梦死，忘却了民族的压迫和苦难。今天，当日本军国主义还魂之际，这首「何日君再来」又给从垃圾堆中拣了来，又要向人们放毒。和「何日君再来」的内容对照，我们便可看到坊间的黄色流行歌曲，都是同样的货色，都是要麻醉青年人的思想意识，都是要腐蚀青年人的灵魂。奉劝喜欢听流行歌曲的青年，醒了吧，不要再中毒了，不要再哭、梦、痴、流泪了！难道我们的青年们没有更有意义事要做吗？难道我们活着的时候，不对广大的群众和社会有所贡献吗？难道青年就应该在醉生梦死中受人奴役、剥削，让吸血鬼们永远歌舞昇平吗？青年们，你们应该具有清醒的头脑，为改善生活而奋斗，为明天，未来创造合理、幸福的生活环境！

★围攻青年男女的黄色大军★

歌厅、夜总会、还有挂上了「美」名的歌剧院，和电影院一样，在散播着黄毒，是「时代哭」的温床和大本营。它们是近几年黄色文化大泛滥，应运而生，有如雨后春笋般，一间又一间地建立起来的。那些投机商人、贩夫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干其毒害牺牲人们的身心的勾当。歌厅、夜总会是这个畸形社会的产物，却被用来炫耀社会的繁荣和富裕。在黄色文化大泛滥中，它们的确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它们从欧美大量请来了「艳舞团」，大表演其脱和暴露的丑象；它们从港台请来「红歌星」大唱其靡靡颓废之音，向观众大灌迷汤，这些「红歌星」完全象跳蚤一

样吸了人们的血，也在人们身上放毒；它们泡制了一幕幕既反动，又肉麻、充满低级趣味的丑剧。

配合着电影院、歌厅、夜总会，电台和电视台也在放毒。它们落力主办歌唱大比赛，不但要人们听，也要人们唱；它们对港台专演黄色电影、唱黄色歌曲的「红星」备极崇尚，为他（她）们备了专门访谈和表演节目，在其「花月良宵」、「声宝之夜」……大播猥琐、无聊和充满低级趣味的节目，叫那些所谓「艺人」大叫其「时代哭」，大跳其扭摆和暴露的歌舞，把歌厅夜总会的一套又一套，重现在萤光幕上。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深中其毒。有人竟大言不惭地说：「曲高和寡」，只有这样的低级趣味，才能受多数人的欢迎。这样一来，他的面目还不清楚了吗？学校和社团，经常举办了什么歌唱比赛、化妆舞会、新潮舞会，吸引了年幼无知的青少年，连五六岁学童也大唱「时代哭」了。一些学校，打着「性教育」的招牌，给学生举办了什么性知识的研讨会，导致年轻的学生想入非非，无心向学。还有无数青年男女学新潮、吸毒、奇装异服……看！黄潮的泛滥，已经到达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黄色电影、书刊、流行歌曲、电台、电视台、歌厅……这几路黄色大军，形成一个大的阵营，正在全面地向我们的青年男女进行围攻，轰炸。人们看到，黄潮的泛滥，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人为的，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必然的产物！

★黄色文化用以腐蚀、 麻醉青年的思想★

黄色文化的散播，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它和西方堕落腐朽的文化分不开的。特别是深受西方殖民主义长期奴役统治的马来亚，黄色腐朽反动的文化一路走来是用以奴役人民，麻醉人民的思想意志，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想入非非，终日消沉麻痹，沉迷于纸醉金迷的腐化生（转入第十九版）

活用辯證法

记得一位朋友，曾经谈过这样的经验。

有一次，他被邀去与其他单位协助搞学习小组。因为他们那单位的学习小组，办得比较早，也有些成绩，有些经验。在去那团体之前，他先把自己团体的经验归纳一下，试行设想到了那另一单位团体，应当怎么办。首先会碰到学习的方式问题，在他自己的单位的班级来说，大家的文化水平较高，通常采取的是自己阅读，然后讨论的方式；特别重要的文章，采取轮流朗读的方式。他想，那另一团体，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第一个方式大概不合适，可以介绍第二个方式。谁知一提出来，大家却说不行，反

而说自己阅读好。了解下去，原来他们之中，有些人连朗读也成问题，因为生字太多；自己阅读时，不认得的，可以问旁边的人。了解这情况之后，他建议由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朗读，读得短些，慢些，在学道理的同时，也学文化。试了一下，大家都觉得好。这样，又一种学习形式产生了。

这位朋友说：「我去那团体时，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有一些经验，但是经验不能到处套

用，到这里来，是向大家学习来的。』但，话是这么说，心里却盘算着什么时候提出自己预先设想的方案，以为准能解决问题。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人的正确认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下一次，我会诚恳地那么说了。」

这位朋友，在这方面突破了旧思想的缺口，开始有意识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了。相信，今天正有千千万万人在这样做。

我们学了理论，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在学习与工作中用。

在处理重要事情时，应当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小事中，也要贯彻运用，使唯物辩证法，化为我们脑子活动的规律。

乒乓比赛也要抓主要矛盾

小记

第三十一届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的运动员，带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认识和新风格，参加了这次大赛，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注意。

这一届的女子团体赛冠军，为日本队所得；男子团体赛冠军，则属于中国。报章上有报道决赛的情况，对每盘比赛特点，有很扼要的叙述。当我读到这一段时，引起了联想：「第三盘，李景光用推挡压住河野的反手，掌握了主动，以二比零获胜。」

我引起了联想，是因为不久前观看过一次有类似特点的比赛。当然，那不是世界水平的比赛，只是我们单位里面各部分的比赛。有一场，我们那个部门与另一部门，打到了四比四，要在第九盘中决胜负。

对手较强，左右开弓，抽杀凌厉。我们那一部门的人选则是一位少年，球技还不大成熟，长处是反应灵敏，正手的抽杀还不错，但反手就不行了。我们都估计要输。

我们单位里的一位好手，在那一场比赛中权充教练。他分析了双方特点，结论是：「对手可能加强

反手进攻。」因为他在这方面占优势。如果他从正手进攻，这位反应灵敏的少年可以对攻，彼此是五五波。他问：「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的反手攻球吗？」

少年人说：「反手攻球我们没有法子对付，也不会离枪守。试试推挡吧。」

他的推挡还不错。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比赛一开始，对方果然着重反手进攻。我们那位少年选手试用推挡，一时不行；试图防守，输得更快，第一局很快就输了。不过，第二局开始，这位少年倒很冷静，摒除别的想法，一心一意打好推挡，也渐渐顺手了。于是情势一变，对手有三两球反手攻过来，被成功地、迅速地推了过去，失分了。于是对手显得失了主意，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下，输了这一局，双方打成了一比一。

第三局，那位少年人仍然以推挡为主，而且趁着对方打得不顺利，有时也起板抽杀，相当顺利地赢了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与名古屋那一场

水平相差很远，意义不一样，便是比赛时双方的具体情况也不会一样。两个国家队的代表，技术水平高，战略战术的运用自然有更大的变化。不过，从报章的扼要叙述中可以看到，李景光的那一盘比赛，主要是「用推挡压住了河野的反手」，因而得到主动。比赛过程中，自然不会是板板都用推挡，但推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哲学上来，这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因此我联想起我们机构不久前那场比赛，恰巧也是这样。对手较强，怎么办呢？分析的结果，主要是要应付对手的反手攻球，因为他这一点最强。解决了这一点，他的整个攻势便都要受影响，自己就可以主动。果然，我们那位少年同事用推挡来对付，恰巧又打出了水平，因此在战略战术上都成功了，取得胜利了。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试想一下，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呢？乒乓球比赛是这样，别的问题也是这样。这叫着抓住要害。

關於包工制度的爭論

應認

清包

工制

度的

本質



·
小
草
·

建设第二十三期里，刊登了叶清君，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文章。文章以建筑业的包工制问题，提出了二种不同的意见，并引出双方不同意见的论点。同时编者也加上按语，要求读者们参予讨论。因此笔者也大胆地提出自己粗浅的意见。若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读者们提出批评，共同讨论，以求取正确的看法。

有关“包工制度”的问题的确是关系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认为“包工制度”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在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包工制度”就根本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霸占着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份子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一切生产机器、生产原料和产品，全部落在资本家的手里。资本家只以最低廉的代价聘用工人为他们生产，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他们製造更多的财富，他们把劳动人民劳动的果实完全占为己有。因而造成了资本家们的资产迅速地增加，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则越加困苦。故资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资本家榨取更高的利润，尽量地压低工资，剥削工人，工人们为了要改善困苦的生活而展开了抗争的矛盾）。资本家的财富越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困苦。矛盾就越加发展，形成了二个不同阶级的矛盾。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这一个阶级的矛盾，在现在的生产关系上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一个是要加紧剥削人民，一个是人民起来开展反剥削）。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阶

级矛盾就越尖锐化，因此资本家们为了要缓和一下劳动人民对他们的斗争，要转移劳动人民对他们直接的斗争，因此“包工制度”就应运而出现了。资本家想通过“包工制度”把某项工程或某项生产程序包於包工头负责，再由包工头聘用监督工人间接地为他们工作，以期有效地达到榨取超额利润的目的。这样资本家与工人就没有直接的劳资关系，就能巧妙地转移掉工人斗争的矛头；同时，由於没有直接劳资关系，资本家可避免对工友劳动福利等各方面负有责任。

因此，我们清楚地理解到，“包工制度”本身是应资本家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无论是“集体承包”或是由“包工头承包”工作都是一样地起着坏的作用，都是一样上资本家们的当，一样替资本家们转移斗争的目标。

另一方面“包工制度”（无论集体承包与否）还起作分化工友团结的坏作用。目前很多的厂家在厂内各不同部门的分工，各部门都以包工制度来计算工作酬劳，各自部门工友为了要增加工作收入，而形成只照顾本部门的工作利益，对别部门工友的工作并无关照。因而二部门的工作工友之间也必然会产生意见，造成工友之间的分化，让工友去斗工友，资本家则坐收渔人之利。

假如我们以为可以集体的承包工作来达到最终打倒包工头制度，那只不过是形式的改换吧了，只是由包工头改变成为集体包工吧了。本质上还是在替资本家转移了斗争的矛头，协助调和阶级矛盾。“包工制度”还是存在着，资本家还是残酷地剥削工友们，还是保证资本家能赚大钱。（如资本家了解是集体包工的工人收入有些微增多，他们还是会一再压低包工工程的工资），同样地也不能起着改善工人的生活，当然，更谈不到根本上改变工人被剥削的地位。积极的做法应是教育工友认清包工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家用以转移阶级矛盾的伎俩，是躲在包工制度后面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的手段。

若谈到能想以集体包工制度为基础，工友们能更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推动社会向前进的强大力量，这是不确实的想法。因为它只是以集体包工而多分得一点收入为基础的团结。严格的说则只是以利润挂帅的一种表现，并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以阶级觉悟作为团结的基础，因此，假如遇上利润出现问题时，这样联合的力量必然会随之而散的，哪儿能成为针对社会的剥削势力，起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中坚力量呢？

总括地说，不论集体“包工制度”或者“包工头制度”都是不能根本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都是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美好的生活，相反，只有起着转移和调和阶级矛盾的不良作用，身为有认识，有觉悟的先进朋友们应当是负起责任教育工友，启发工友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觉悟，共同起来抗争，共同起来维护工友们的生活权益，剷除各种不合理的剥削现象，创造出美好的将来。

對 誰 有 利

一羣工友

驚險萬分



凌空作業



此刻不知下一刻命



抹壁



我们是一群建筑材料制造厂的工友，于阅读了《关于包工制度的争论》之后，联想起我们厂内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大家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和各行业兄弟交换交换意见。

今年来，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都被「调整」和「统一」了价格，生活费用象火箭升天，高得令人咋舌！唯独我们的工资例外，没有被一齐「调整」和「统一」起来。

于是，大家在厂内议论纷纷，很快地，各部分工友都有所反应。工资最低的日薪工友反应最热烈，他们说，应该向厂方要求加薪；工资较高的半熟练技工表示赞成，还说，最好由各部分推出代表一起向厂方要求；工资最高的件薪工友则冷淡的说，这是大家的事，我们没意见，大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商量，终于由各部分推出了代表，日薪工友两名，半熟练技工两名，件薪工友没有代表。不过，件薪工友表示，他们绝对服从四名代表的意见。

谈判开始了。放工后，代表们在厂内办公室向厂方代表提出工友们的要求。办公室外，几乎所有的日薪工友和半熟练技工，都在等候消息，而件薪工友则全部回家了。

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厂方代表只答应考虑工友们的要求。接着，第二，第三，第四次谈判相继进行，厂方虽然接受工友们的加薪要求，却不愿意付给合理的加薪数目。同样的，大多数工友都在谈判时，留下来等候消息。

最后一次谈判，厂方终于让步，答应付给工友们合理的加薪数目。我们胜利了！

为什么我们会取得胜利？如果不是依靠大多数最受剥削的日薪工友，和半熟练技工互相团结的力量，我们会胜利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最受压迫，最有觉悟，而敢于行动，我们会胜利吗？

为什么件薪工友会表现得那么差？这种现象又说明什么？难道不足以引起大家深思？

非常明显，件薪制度已经在工友中起着分化的作用，使一部分工友迷失了正确的方向，不是通过要求加薪，而是拼命赶做件工，以增加收入。

试想一下，这种件工制度对谁有利？它不是非常类似包工制度，越快赶完一项工作，利润越多吗？

以上是我们的肤浅见解，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各行业兄弟给予指正。

工人要怎麼樣出頭

祝 哈

在目前，工人兄弟姐妹受欺压、受剥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的工人兄弟姐妹，大多数每天的工资不到四块钱，做牛做马，象一副机器一样劳动，使那班肥头胖脑的西洋、东洋和本地大老板赚大钱，他们三天一大宴，两天一小宴，住在豪华如王宫的大洋楼，他们把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消耗在他们吃喝玩乐上，他们养一条狗所花的钱，还比我们养活一家人所花的钱还多，他们为孩子做一个生日所花的钱，就等于我们一两年的工资！这种现象，你说公平不公平？

我们工人兄弟姐妹受尽了欺压，职业和生活都没有保障，那是因为我们头上有一小撮掌握大权的人压住，有一整套国家机器在保护

他们的权益。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报章书本、御用文人学者散播一种十分恶毒的谬论，说什么「工字不出头」，一出头就成了土字。

其实，「工」字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一位老工友说：「『工』字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这正表示我们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有什么不好？」

工人是要出头的，但那绝不是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诬蔑的——工人出头就是「土」！我们可以看看在那些工人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翁的国度，工人都出了头，然而，他们并没有「土」，而是把他们的智慧与才干发挥到了最高度，创造了许许多多人间奇迹，发明了许多所谓「学术权威」「科学工艺权威」发明不出的新科学工艺技术，

而且，工人还领导起大学来呢！你看，工人一旦出了头，那一样比知识份子差？那一样比资本主义国家「学者专家」差？

我们坚信，工人大众是一定要出头！一定能出头的！这种出头，这种翻身和当家做主人，绝不是象某些人所理解的，是几个工人积蓄了一笔钱合股开厂开店，当老板。这些爬上去当老板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变质分子！他们的向上爬当老板，根本不是工人的出头，因为当了老板的他们，正骑在工人的头上作威作福，欺压和剥削工人，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怎能算是翻了身，出了头呢？何况，在现社会条件下，生活越来越难维持，究竟有几个工人能积蓄到一笔钱开厂开店当老板呢？

我们工人的出头，惟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工人们联合起来，团结所有受压迫与剥削的劳苦人民，共同改革这个社会，建立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

包工制度的產生及其發展

• 彬 •

要知道包工制度的发展情况，那么，首先就必须探讨产生包工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它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中被加以推广，以至成为资本主义及殖民主义社会不可少的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做为基础的，一切的经济行为都被鼓励为自由竞争，以便发展大垄断寡头组织，它容许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行为存在，并鼓励这种行为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阶层经济能力悬殊，因而掌握政权者就必然要依靠少数垄断寡头，这样使广大的劳苦阶级与资产阶级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并日益尖锐化下去。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质是自由竞争和发展大垄断独占，因而只要被认为能够导致致富，一切的手段将被采用，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大对垒：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在被剥削被压迫

的情况下，加紧组织与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工人运动并展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斗争；那么，在资产阶级方面也必然要应付这种工人运动日益强大的局面，除了凭借政权法律来束缚及镇压外，他必然还要更加设法采取各种压迫与剥削工人的手段或方式，分化工人之团结及组织，加紧控制工人之可行的办法将必被采用。包工制度之被利用正是为了应付强大的工人阶级团结的压力，并以此来缓和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局面。它有三个显著的作用：一个是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局面，也即改变斗争对象；一个是加紧控制工人和分化工人的团结；一个是准备利用包工制的作用来加紧压迫和剥削工人，准备有利的剥削条件，这三个作用都已经在工厂、工场被充当利用了。

第一个作用是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尖锐对立关系的问题。工人运动的产生及发展壮大，它必然会与资

资本家展开斗争，要求改变生活待遇。一旦资本家利用政权与工人敌对，则工人将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因而执政的资产阶级或任何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各类型的资本家必然要应付这两种局面。尤其是改善生活待遇及工作条件的要求，如果有了包工制的存在，一切归给包工头，包工头就承担了一切，资本家可以在后座好象操纵司机一样，看风转舵随机应变，缓和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还有妙用：一旦包工头与工人关系吃紧时，资本家还可以充当好人，无形中模糊了工人的视线，缓和了阶级与阶级对立的关系。因此，往往在工厂或工场的工人在包工制度的风行下，难以改善待遇，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同时，一些包工头由于面对广大的工人，因此，他就必然要设法同不良势力结伴以期对付工人，工人往往在包工头的政治势力与黑社会势力的压迫下，致使斗争失败，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第二个作用是加紧控制与分化工人的问题。资本家把生产工作及营业工作及劳工管理一概交给包工头处理，因此包工头必须满足资本家的欲望，首先是如何把劳工管理好，不要使工人轻举妄动，尤其是改善待遇，因此，包工头必然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控制工人，使资本家也就能够间接通过这方面来控制工人。不但如此，包工头尚且可以利用它分化工人的团结。由于包工头长久与工人在一起，他对工人的内部情况较为了解，很容易在包工头的亲信的活动下，工人中分帮分派，使工人形成各种集团，以期分散了工人的团结。许多的事实可以说明包工制度是资本家利用以控制工人及分化工人团结的一种必要制度。

第三个作用是利用包工制的作用来加紧压迫与剥削工人。已经指出过，资本家把生产管理及其完成权力交给包工头，那么，包工头必须尽责去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加强劳动制度，增加生产，或者增加工作时速，或者减少工资等等事件发生。而在自由竞争下，受牺牲的是工人，劳动待遇必然日趋低微。在这种包工制度下，压迫与剥削必然加剧，资本家可以有一定的固定利润收入，致富的机会就愈多。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包工制是一种剥削的手段，是为资本家增加利润收入而服务的方式。

那么，在殖民地社会里包工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很明显的，包工制必定在殖民地社会里盛行，而且是更复杂和畸形的发达了。

殖民地宗主国为了掠夺殖民地更多的原料，增加更多的利润收入，除了掌握政权外，整个殖民经济完全操纵在垄断资本家手里。因此，它必然要加剧压迫与剥削劳工，因而形成了广大劳动阶级与殖民地宗主国势不相立，劳动阶级的反抗也会日益强大起来；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又要增加原料的长期掠夺及增加利润的收入，因而如何控制工人就成为他们日思夜想的

重要课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包工制度必然被普遍利用，一方面成为资本家的盾牌，一方面成为分化工人团结的刀剑。它随着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而复杂化起来，成为了殖民地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可少的剥削手段！

在本地，包工制是被普遍的利用，几乎各行业里都有包工制度的存在。它无孔不入，被利用来迴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及增加工资的挡箭牌。它被利用来迴避增加工人的福利，诸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给予公共假期、年假及病假、年偿及养老金、缴付公积金等等；它被利用来破坏工人的合理的斗争。

本地的包工制的发展非常复杂及畸形，各行业有各行业的包工制的特点，剥削及压迫工人的方法千变万化，但我们在这里可概括地归为下列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平分制的包工制。在这种形式下，包工头可以不必工作而领得一定的工资，且可以获得各项工作收入的若干巴仙。

第二种是日薪制的包工制。这种形式是由包工直接雇请工人，从中渔利。

第三种是件工制的包工制。这种形式是以计件算工制。包工头从资本家方面承包了工作过来后，以件工计薪给工友，比如包工头以每件六角承包了某项工作，再转给工友做时，只付三角，这一来，包工头就净赚了三角。

第四种是层层制的包工制。这种形式是建筑业中最普遍的。比如建筑商把工程承包给二手包工头，再给三手包工头，再给四手包工头，形成一层剥削一层，一层压迫一层。如建筑工程总数是二十万元，二手包工头承包来做时是八万元，再给三手包工头承包时，是七万元，到了四手包工头时，只剩下三几万而已。所以其中所经的好几手的包工头是可以稳赚的。

第五种是集体包工制。这种形式往往是许多人合股承包工作，除了自己领取工资外，有赚时就平分，这是一种，另一种是抽巴仙。

第六种是承标制的包工制。这种形式是以最低价格竞争某项工程，承包者再设法剥削工人，从中获益。

这几种可说是包工制度下最普遍的类型。由此可见，包工制度盘踞在各行各业里是多么的牢固。



挑泥老工人

来自饼干厂的歌声

·王小英·

我象周游列国似的，到过许多工厂工作。最初进的是蚊香厂，继后是纸厂，鞋厂，塑胶厂等。不是我贪爽，而是厂家老板太苛刻，工钱少，工作多，还加上要受「甲巴拉」的气。当时，我刚念完小学，父亲就没能力再供我念下去。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是厂家剥削的最好对象，所以我有条件，有资格到各工厂，廉价出卖我的劳力。

工作了几年，我深深体会到：工业区，是吃人的地方。到我满十六岁那年，我又换了厂，进到饼干厂来。我想，每天有两块半，比以前每个月三十多块钱强一些，应该安心呆下来，不要再跑了。跑来跑去，还是逃不出它们的魔掌，倒不如静观其变，做我所要做的事。再过些时日，父亲也要被厂家请去享「清福」，他老了，老板不要了，我多少要为家想想呀！

一干下去，转眼间，就是四五年。

记得以前，我送饭给父亲时，走进饼厂，刚出炉的饼干香味，阵阵扑鼻送来，引得我垂涎三尺。我暗自想道：能在饼厂里工作，天天有美味的饼干可吃，那该多爽。谁知事过境迁，饼干越嗅越反胃，就连以前以为好吃的「柠檬苏」，「朱古力卜」，我也不屑一顾。我天天摸着饼干，看着饼干，汗水渗进饼干里。我的青春象输送饼干的帆布一样，不停地行走，帆布把饼干带走会回头，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油屎在炉内「吱吱」地燃烧，化为热力，烘熟饼干，蒸发我的汗水。我熬尽日夜，出卖青春，把出炉的饼干一块块的涂油，一珍珍的装，装走了我的青春，送去了我的岁月，可是却给厂家带来了无限的财富。经理，厂长，财政的花红算千算万，货车，分行越增越多。工友们

的薪水却象乌龟爬行，做到死顶多加一两毛钱，在物价高涨的今天，有加等于无加。碰到行情淡时，还要轮流「休息」，这是变相的减薪。

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生产分配不均。我们要认清社会的本质，同心协力去争取合理的待遇。

四年多，我从新工升到旧工，加了二角半钱，日子却更难过。做得越久的工友，厂方并不另眼相看，反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时刻都想找借口开除我们。这样可

以再招聘新工，付更少的薪金，赚更多的利润。

在「包饼部」里，除了「甲巴拉」外，其余的全是「娘子军」，共有百多位，一半是马来姐妹。同一部门，同一性质的工作，厂方把我们分为「公司工」日薪和「自己工」。表面上看来，做「自己工」的会比我们做「公司工」的钱多，可是她们每天都得作十二到十五小时的工作，从早上六时一直做到晚上九时，把一天的时间全卖给厂方，才得四五块钱。她们无所谓加薪，做多少则得多少。「大苏打饼

工—廠—的—生—活

黎明

「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要找一份较稳定和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费的工作实在难呵！」这是刚踏出校门找职业的青年普遍的感受。东闯西碰，不是一天工资三块多，便是一天四元不到。而我却幸运极了，×××工厂聘用我了，工资每天四元加一角；没有机会受中学教育，亦比中学生的工资高了两三毛钱的我，对此事真是感到庆幸。

进了工厂以后的几天里，我还是没有消失心中的喜悦，可是过了不久，我发觉事情越来越不对了，原来同事之间都是那么不合作，厂规也非常苛刻，其中有一条是较为特别的：凡是勤劳、不偷懒的工人，将会得到较高的工资。我明白了！原来同事之间的不合作是厂方的「佳作」，其目的是分裂工人；再者，厂方也把一些勤劳的同事提升为组长，并且给他们一点津贴金，而且每逢工厂的什么宴会都让他们参加，就这样的使工人闹得

四分五裂，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原本是同一条藤上的苦瓜，面对着被剥削、被损害的同样命运，却被百般的挑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孔，至使同一阶级有着自相矛盾，更甚的是一些「得势」的同业仗着组长的架子，成为厂方的工具，欺压工人。

我不忍目睹这些事，虽然我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相信集体，尽量的联合一些同事，向他们解释，因为他们都对加薪制度不满，形成了一股反抗的力量。第二天，我们部门的工友都没有上工，就连我们的组长在我们的影响下，加入我们的行列。由于太冲动，事先并没有计划，我们失败了，组长首当其冲遭开除了。

经过这次的教训后，我们知道鲁鹵行事，是不行的，工友们的团结还不巩固，认识也还没有提高，我们还要做好思想教育的工作。

「本来一角钱装一珍，现在减到每珍七分钱，没有加反而减。如果手脚慢，抢得慢，比做「公司工」的还不如。例如要装一珍十斤庄的「民尼拉夹心饼」，四个人一组，分工合作，到遥远的栈房用手推车把珍载来，把饼涂上「糖糕」，夹好，然后装进珍内，装好了要磅，磅完又好叠整齐，以便收工时点算。如此繁多过程，一珍才得二角八分。为了多做，抢饼来装，彼此间就有了矛盾。常常因此而失和。这样的事，是我们所痛心的，厂方却乐哈哈。工友不团结，拼命卖力，是厂方所喜闻乐见的。有一位马来姐妹，她就是不愿做「自己工」，她说：「为什么要天天『沙给哈地』（痛心，烦恼），多做有什么用呢？」

姐妹们，我们都是同一条藤上的苦瓜，应该要团结一致，不要闹分裂。工友间闹意见，对大家没有好处，大家想过美好的生活，就齐心，去争取，总有一天会得到的。

我们的「甲巴拉」，大家暗地里都叫他「色狼」。他曾调戏、侮辱过我们一位姐妹，所以有此「雅号」。厂方不论他的人格道德怎样败坏，只要他对工友管得严，骂得凶，就是一个好的「甲巴拉」。他们是一丘之貉。每天，他的狗眼，不停地监视着我们，不让我们有少许休息和喘气的机会。十多条的厂规已令我们吃不消，他还向厂方献殷勤，特别多加几条来对付我们「包装部女工」。例如饭格不准在厂内洗，要带回去洗；遇有不舒服提早回家的，隔天要做超时补回；不准在厂内吃早餐和点心；不准在厂内洗围巾；不准集体去野餐和旅行等等。如果有谁偶而不慎犯规，他准会悻悻地说：「哼，告诉你，以后如果还是重犯，小心你的饭碗！」被骂的，也只能苦笑着，静默地把委屈承受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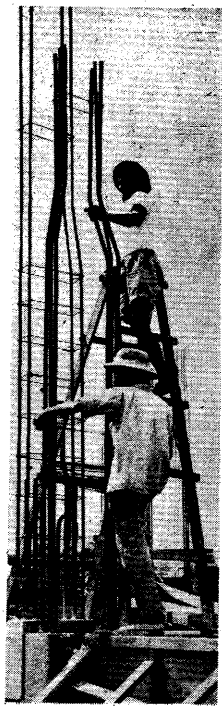
我们都是没有组织的一群，不了解自己的力量。我们有时给那个「色狼」管得气极了，便暗中把饼干弄碎，或把空珍敲坏，以激发一时的气愤。这是消极的，没有用的

策略。就象拔掉牛身上一根毛，无关痛痒。此时我会想到：如果我们集体不做，看他还能有饼出吗？……哼，那时候，他们才知道味道怎样！

「车脚部」有几个工友，他们站在工友利益的立场上，常和他们的「甲巴拉」据理力争。遇到有人发生受伤事故，他们就发动大家募捐，救济受难的工友。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近来，我们遇到不合理的事，也敢反驳那个「色狼」，不再随便给他乱指乱骂。有一次，到了晚上九点要收工时，但饼干未出完，因事前帆布带断掉，他硬要我们再做下去。我们已做到精疲力尽，而且太夜归家不方便，我们断然拒绝，他则威胁道：「如果不做，则罚你们停工十天！」有了经验，大家都不理睬他，收拾东西就回家。隔天我们一班人照来工厂，他也无奈何。他知道我们是受「车脚部」的影响，他竟荒谬地对我们说：「以后不准你们和「车脚部」的男工友说话！」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尽管大家有诉不尽的苦，说不完的难，但也只是在口头上的驳斥，要真正行动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向来饼厂工友都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认识有限，要争取合理的待遇，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达到的，非经过一番奋斗不可。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没有我们劳动，饼干怎会往外钻，搅粉较粉，全是我们劳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滴汗呀！一块饼，老板不劳动，钞票堆满山。」多美的一首歌呀！我爱唱它，希望「包装部」的姐妹们，都学会它。在歌声中，希望饼干厂的工友们站起来……



（接第十七版）

了，由于场面太过残酷，全部新兵都把脸背了过去。

掩埋尸体的土坑经常被野狗反挖出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厂场上演习，当「伏下！」一声命令发出时，就把身体伏贴在地上，眼睛刚好对准那些遍布各地的完整骨骼，接着便是一股象腐烂了的死鱼的腥臭味道扑鼻而来。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好用棒将之推开，如果故意避开骨骼伏下的话就会被令重做。吃午饭的时候，饭菜简直难以下咽。

在青岛作战的时候，分队之间大约相隔十公尺前进，为了歼灭治安地区以外的敌人，凡是看到中国人就杀，我们经常出去扫荡，并把所有的村落烧光。……（略）
（作者为前军人，现为公司职员）

社会一角

駁斥「日本通」的

幾個荒唐謬論

· 合羣 ·

日本整軍條件極限論

单单毒骂东南亚舆论「无知」与「批评」日本人「不善宣传」是不够的，为了骗取各方松懈所谓「防日心理」，「日本通」大谈日本整军政策上之「条件与极限」：

——从法律上条件看，日本再军备政策，有着严重的限制。（因为日本有「和平宪法」）

——从国内的政治社会条件上说起来，日本再军备，受到高度的限制。（因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基本上反对战争」。）

——经济上与国际政治上条件之限制。（因为「日本战后经济之复兴以至发展到今天之高度繁荣，除了……最主要的因素是军备上无负担或极小限度负担产品之海外畅销，加上韩战、越战这两个偶然机缘」、「完全没有原料的日本，万一因再军备而惹来各友好国的敌视……将是经济上最可怕的枯死深渊，连锁地惹来政治上、社会上的混乱。」）

这些滔滔大论，企图制造的印象是：「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复活」、「日本再军备没有可能」、「万一一部分人以强硬手段进行再武装，则日本会天下大乱，后果无法预测。」这些说法，如果是对三岁小童或换在别个地方胡扯，也许还可胡混过关，唯在日阀加紧磨刀，三岛与中曾根之流公然叫嚣复活武士道精神的今天，要曾经忍受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的东南亚人民相信，无异是妙想天开。事实胜于雄辩：

——日本军国主义之复活，已是既成之事实，而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日本通」妄图以日本有「和平宪法」来制造烟幕是骗不了人的。请问，日本每年花一兆日圆在国防预算案上，是在干什么的呢？一支拥有兵力二十六万，战舰十四万吨，战斗机

四百八十机，并企图拥有核子武器之现代化军队，难道不能说是「已经再军备」了吗？

事实告诉我们：所谓「和平宪法」本身就是欺骗世界舆论的废纸团。二十多年来，老奸巨滑的日本战后统治集团，就将它作为扩军备战之烟幕弹。在所谓「和平宪法」之掩护下，日本先则借口「维持国内治安」而成立「警察后备队」，后则借口「自卫」而将之改为「自卫队」。到了最近，这支以「自卫」为名之军队已经超过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蝗军之数字。其军队之机动性比起战前蝗军增强二十多倍，火力增强三十多倍，可见所谓「日本军备受到宪法之限制」之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而且，即使是对于这份早已失去限制日本发展军备之约束力之所谓「和平宪法」，日本当局也感到碍手碍脚，正在制造舆论，企图修改之。「日本通」口口声声喊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而忽视日本扩军备战之事实，其目的如果不是为了替日本打掩护，又是什么呢？

——日本人民是坚决反对战争的，日本国内之反战思想的确使军国主义分子感到十分头痛，拖延了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之脚步。正如「日本通」憎恨东南亚舆论，侮辱东南亚人民患上「恐日病」一般，中曾根憎恨日本人民，把日本国内的反战思想称为「反战病」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之处境是多么的不好受！它正处在内外为敌，四面楚歌的地位。因此，我们坚信，倘若日本军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等待它的只有比一九四五年更为悲惨的下场。然而，日本垄断资本之好战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只要它们还掌握国家机器的一天，它们便不会放弃向外扩张之政策，它们是不懂也不能从历史经验当中获取教训的。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日本人民反战思想是多么的强烈，日本军国主义仍然一意孤行，疯狂扩军备战。为了削弱与扑灭日本国内之反战力量，以便替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铺平道路，日本当局一面扩大与充实警察机动部队，加强法西斯统治，使日本俨然成为「警察国」；另一方面，则加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之宣传机器，灌输极其反动的「忠君爱国」思想，企图控制日本人之思想意识。日本文部省甚至通过修改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妄图毒害新一代，驱使他们为日本军国主义充当炮灰。种种事实说明，随着日本扩军政策之加速推行，日本国内之政治也正日趋法西斯化。「日本通」以日本是「民主国家」、「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基本上反对战争」作为幌子，来证明「日本军国主义不可能复活」之说法，是极其狡猾的，也是极其愚蠢的。事实上，类似的伎俩「日本通」就不断地使用，例如：「日本通」一面「烂骂」东南亚人民患上「恐日病」，另一方面又大谈什么「东南亚国家与人民对日本的不满，恐惧与抵抗，消极地等于增大了日本接管的阻碍力」，借以劝慰东南亚人民放弃对日本的警惕，其用心不也是极其明显的吗？

——所谓「日本经济条件局限论」，从表面上看

来似乎不是歪论。因为长期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论调：「战后的日本人聪明了，他们把军备上的负担减到极小限度，发展工业，造成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再以经济力量控制东南亚，获得了过去武力所拿不到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事实：今天，在东南亚活跃的是文质彬彬的日本商人，当年耀武扬威的蝗军不见了。然而，进一步分析，这种看法是十分肤浅的。事实上，战后日本统治者并不是因为「聪明」而把「军备上的负担减到最低限度」，恰恰相反，打从日本军阀被迫投降开始，它们便千方百计地想要重建蝗军。只是由于大战结束不久，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反战情绪仍然非常高涨，致使一心一意想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美国反动势力，也不敢过于明目张胆。因此，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重整军备的日本，当初只敢偷偷摸摸建立一支为数七万五千人之所谓「国家警察预备队」。为了避免引起各方反对日本再军备之情绪，当时之日本「军备负担」确被迫「减到最低限度」。然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与美国之侵略战争政策是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战后日本垄断资本是依靠美国发动之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之「军事特需」喂肥的，日本财阀之脖子，从战后以来就一直拴在美国之战车上。今天，为了适应美国改变亚洲政策之需要，也为了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畸形发展和恶性膨胀同原料缺乏，市场狭小之尖锐矛盾，日本财阀迫切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部队，作为后盾，保卫其所谓「生命线」。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之加速复活，及疯狂增加军需，并不是因为它们今天已经「不聪明」，一时头脑糊涂；与此相反，日阀膨胀地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产过剩与原料来源之危机，为了摆脱其困境及实现其称霸世界之野心，它很自然地选择了继续紧随美国，疯狂扩军之冒险政策。可见所谓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过大而不敢「再军备」之说法也是完全靠不住的。

至于把日美当前之经济矛盾过份夸大，从而得出美国不会坐视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更是荒谬之谈。因为日本之复活军国主义，原本就在美国之煽动与支持之下进行的。难道我们的「日本通」幼稚到连佐藤与尼克松之「日美会谈公报」所含之内容也看不懂吗？

日本大國幻覺論

这一大论，和「日本军备极限论」所持之论点大致相同，可以说是后者理论之变种。其要点系尝试从日本之政治、地理、军事及文化上各种因素，分析日本「大国意识」的「危险」，并认为日本没有条件成为「支配世界的强国」。提出这一论点的「日本通」甚至假惺惺地「劝告」日本当局：「日本大国，其实仅是自欺的幻影而不可能替日本招来惨祸的错觉」。

这些说法，粗听起来，好象「日本通」也反对日本之「大国意识」，不满日本之「大国作风」，可是

人们如果再注意及结合「日本通」们一路来之言论，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原来这些看法也是含有毒素的。

「日本通」们为什么要「劝告」日本不要摆起「大国作风」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在传统上与潜在的意味上，东南亚至少是防日的，即使不一定反日的。」因此，为了害怕日本之「大国作风」引起东南亚各国人民之不满，「日本通」「劝告」日本当局「多多了解东南亚之心理」。也正是为了「医治」东南亚之「恐日症」，「日本通」故意把日本对东南亚之危险性缩小，或者把对东南亚之直接威胁说成「潜在威胁」，借以松懈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之警惕。「日本通」的这一套「豺狼还不可怕」之伎俩其实是从我主笔「豺狼还不饿」那儿抄袭过来的。

如众所知，日阀为了实现吞併亚洲，称霸世界之美梦，正在国内鼓吹「大国意识」，煽动「大和民族」之情绪。两三年前日本国内官办之「纪念明治百年」和去年在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在于推销「大国意识」。对于日阀这一切鼓吹罪恶思想之行为，此地的「日本通」曾经反对过么？怎么连哼也不哼一声呢？不但敢哼出一声，此地的「日本通」还偷偷摸摸溜到日本大发厥词哩！他说什么东南亚各国只能在日本与中国两大国之间选择其一，他力劝日本把所谓「海洋东南亚」占为据点，与中国分庭抗礼。足见「日本通」不满日本「大国作风」是假，要日本重占东南亚是真。所谓「日本大国幻觉论」，拆穿了就是装腔作势，自欺欺人之谈。

综合以上各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谓「日本通」者也，不过是一小撮与日本官厅或者「研究机构」有「特殊关系」，常被日本邀请访问或委托调查当地情况之「特殊人物」罢了。正与领取日本官厅与财阀之「研究金」，四处「调查」、「考察」之日本「亚洲通」们一样，他们是为日本之战争政策服务的。显然的，日本之「亚洲通」与亚洲之「日本通」都是当前日本政策之产物；他们是一胎双胎之孪生兄弟。在过去，日本之「亚洲通」之主要任务是在大谈各地人民对于日本之「期待」与「尊敬」，吹嘘日本之「经济援助」与「开发精神」；东南亚之「日本通」则把日本工业之成就与「经济奇迹」吹捧上天，呼吁国民向日本看齐。

在今天，日阀之处境更加困难了。因此，「亚洲通」与「日本通」除了歌功颂德之外，还得制造各种怪论，企图鱼目混珠，转移人们之视线。然而，不管他们是以「专家」姿态出现，诬蔑东南亚人民「无知」，或者依恃日阀声势，散播悲观理论；也不管他们大谈什么「日本军备受到限制」，或者断言什么日本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曾与蝗军短兵交接、亲身肉搏过的东南亚人民，是会看清楚问题之真相的。一切替日阀涂脂抹粉，也同时替自己涂上花脸的伪「学者」们，其一切努力终归是徒劳的！

(下)

日本戰犯自白新錄 (中)

小山一郎

溫故譯

——我怎樣從鬼變成人

用竹尖刺穿裸體的婦女

丘武夫

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译者),属于一〇一师团的我,一面守卫着武昌、汉口、三镇的周围,另一面也参加讨伐。

因为当时对方败走的残余兵士大多数坚守在深山里,因此我腋下挟着子弹,跟随在步兵后面往深山里搜查。我们把战败之俘虏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一个地抓出来,草率地砍掉他们之头颅。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因为无法分辨农民与士兵,因此将之全部杀光就不会有错。那些徘徊在山上的农民也就莫名其妙地被我们杀掉了。

有一天,夜里行军,由于大家有点疲倦,便停下来休息,并坐在横落于路旁的东西上面用餐。一开始还觉得那个东西有点柔软,可是大概是因为太过疲倦之缘故,因此也就不管那么多,靠着那个东西便睡去。

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时,在太阳光下才发现被我们当作枕头睡的东西,原来尽是尸体,因而引起了一场大骚动。

我骤然跳了起来,可是也许是见惯了死尸之故,我并不感到太惊奇,最使我吃惊的倒是第二天的事情。我们看到裸体的妇女被竹矛刺穿,以及人们的身体被浇上石油,点火活活烧死。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场面了。当时那一带之悲鸣及呻吟声迄今仍然使我无法遗忘。(作者前为日军人,现为公司职员。)

每当捆住俘虏,首先便检查其手掌,如果是农民其手掌必定坚硬。除此之外,区别俘虏的非科学方法是根据其体格、眼睛等而分类。只要被判定不是农民,就被当作「试

胆」的悲惨牺牲品。

每当我听到第一次拿起军刀的少年兵士,误将脑袋的最上层部分切掉,喷出白色的东西,俘虏狂叫着时,我便感到十分痛心。迄今我仍然不了解当时为什么要不断出现那种悲惨的场面。

总之,日本军侵略中国是事实,即使是中国人说「以前的事情……」可是在他们内心却凝结着以血染成的记忆,它是决不可能忘掉的。

即使大胆要求他们把过去的往事如流水般忘掉,唯一接触到他们要求友好的宽大态度,我不由的就如贝壳般把口闭住,无话可说。有的只是深深的歉意。(作者为前日军人,现为公司高级职员)

我奪走了數千人的生命

小川政夫

日本军人并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兽类或蝼蚁,所以,杀了他们也毫不感到良心受责备。只是为了试刀而砍杀无辜百姓的行为是十分平常的。在抚顺煤矿场,日军就曾以当地人民隐蔽搞中国独立运动的工作人员为理由,在一天早晨,包围了整个村子,将妇孺病人杀戮殆尽。

我所属的部队为了消灭「八路军」,将万里长城周围四公里地区列为无人地带,断然进行「特殊」作战。仅仅在二十天内,就从中国人民手中强夺了六四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十万左右的中国人民驱至寒冷饥饿的原野,并烧尽一万数千座中国民房,残酷的屠杀了约二百个抗议日军野蛮行为的中国人。这一切都只能解释成系一种疯狂的行径。

由于身为小队长,经过我直接下手,或传令部下屠杀的中国人达

数千名。即使成为俘虏后,作为战犯而被拘留的初期,我还称中国人为「枪古郎」(音译,系侮辱中国人的话),坚持「并未做过如所谓战犯所做坏事」。当时并未将中国人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类来看待。

但是,中国人实际上是宽大的。即使在亲人子女被日本人妄加屠杀后,也仍泪眼相告谓:「这不是日本人民做的坏事,罪魁在于军国主义,所以问题是在于能否保证将来不会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有人说中国是好战的国家,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吸取了过去的经验,现在正付出伟大的努力防止同样惨祸的重演。我们应当经常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来考虑战争。日本应该在反省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的基础上促进日中的友谊。(作者前为日军小队长,现为中日归还者联络会总部部长)

日軍暴行 納粹見拙

佐藤信助

……日军的行径是惨无人道,竭尽其残暴之能事的。

我们的部队从上海经过南京被送至杭州,负起武昌至长沙一带粤汉线的警备任务。当时,一个屯驻在某村落的部队里,有一名新兵失踪了。日军便拖出村中男子进行拷问以搜索这兵士的行踪,但仍不得要领,结果被召集的男子们是全体被枪杀了。

据说有另一个村落,因被指为不与日军合作,村长被缚在吊钟上示众,日复一日,暴露在炎阳下的村长,终因手指腐烂至死。

由于些微嫌疑而执行惨不忍睹的拷问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如掠夺、凌辱妇女、强姦……等等,都是惨绝人寰,数不胜计的。

战争改变了人。它制造出自私的人。什么自制心、教养，在染满鲜血的战场上都轻易的崩溃了。不论是谁都眼露凶光，使用粗暴的语言，行动宛如疯子一般。

那个屠杀中国人而不眨眼的中队长，自称是神子之子。说不定现在还摆出一副神妙的表情，面向神坛诵读着祷文呢，那些满腹教养的同伴们当中，在战败后因害怕被当成战犯处理而用假名遁走的也不乏其人。

日本人，包括我自己，却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并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做一点事……。（略）（作者为前日军人，现就职于机械研究所，佐藤信助为他的笔名）

剖開孕婦的肚子

高木儀平

那是在山西省崞县和中国展开游击战时的事了。当时我是一名军曹，奉了长官的命令，抓了许多百姓，包括妇女和小孩。其中五名男的被缚在树下，给三四个新兵用利刀刺杀了。眼睛被遮的时候，有些哭喊了起来，哭得越悲伤我们越觉有趣，处理时也越惨酷，五人里的一人，就被我当着示范而刺杀。但是，当我作为战犯而被捕时，他们给我看一张相片，相中健在的人居然就是那个人，他居然奇迹般的保住了一条性命，看了那张相片，不禁使我掉下眼泪。

比这行为更残酷的大有其人。有些把怀着身孕的妇女抓了去，全身脱光，用日本刀刺在凸起的肚子上；有些把妇女的双手双脚绑在树上，然后把手榴弹插进她们的子宫里，引火爆炸等等……，总之，只要碰到女的就随心所欲，任何玩弄的花样都用上了。如何在妇女身上使用最残暴最无人道的手法，成为兵队里兵士之间最有趣味的课题，而且是那么得意洋洋的在谈论着。

还有，他们时常把农村里最宝贵的牛和猪拿来代替地雷探测器，让这些动物走在前头。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候他们也把人抓来担任这

项工作。

如果许可的话，让我从心底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恢复日中邦交等问题，如果不从「忏悔」这点出发，是很难达到真正之正常化的。（作者为前日军军官）

求求你，不要殺我！

土浦憲三

我是属于三江省勃利县的勃利县城里宪兵分队的一名宪兵。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译者）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左右，我们的任务来了。那天夜里，印有县公署名字的军车进了城。首先，从关在牢里的三十四人当中，抓了十多人上县公署的军车，然后，以军曹为首，我们四人出了城外。城的西面有座小山，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那山顶上把这些囚犯的头砍掉。

不知是由于我谈话之语气、态度和动作显得比较有朝气，和那些有着长久经验的兵士有所不同，一位名叫包新的十八岁少年似乎看出我是一名新兵，他向我三番四次地哀求道：「我死了，我的父母是很悲痛的。求求你，不要杀我……。」也许他以为向新兵求情可能有所帮助吧！但是我脑海里想的是：「这个混蛋家伙，真是岂有此理！好，让我先把你干掉。」

由于夜晚特别寒冷，他们四人都穿着棉衣。首先把棉衣割开，用一部分掩盖他们的眼睛，然后把他们的身体向着深谷，砍掉他们的头。于是，头颅便朝着深谷滚下去，真是省事。

接着，我把三个人的头都砍掉。后来得知，最初被我砍死的包新青年，其双亲因此都发了疯，不久之后其母亲也死了。我干了一件多么对不起人的事啊！

在抵达山顶之前，包新青年一直向我「唉！唉！」地叹诉着。这是人们在碰到困难，向人哀求而对方不理不睬的时候所表现的心情，它意味着：「完了。怎样都没有办法了，可恨啊！」

大概是由于新兵的缘故吧，我忠实的依照命令，每次砍死四、五

人，连续砍了几天，在三天之内一共就杀死了三十四人。那时的长官说了一句使我终身难忘的话：「这是为了打扫牢房。」（作者为前日军宪兵，笔名）

充滿仇恨的雙眼

伊東五郎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译者），在山东省莱阳县城外，我当场目击了残酷屠杀之惨状。

以侵入城内为理由，我们逮捕了七、八位中国人。不管事情真相如何，就以涉及间谍行为的罪状，马上被宣告处刑。把他们带到城外后，便命令在广场的沙地上每隔七呎左右亲自挖个小坑，之后被反缚着手坐在小坑前。为了给我们的新兵训练，上级强迫我们到最近的位置去「见习」。

宪兵用刀从他们的背后砍杀上来时，有些俘虏已知快要被杀了，只好绝望地垂下头，而有些俘虏则在吵吵嚷嚷地大喊大哭起来。以前曾听说过用刀砍人头的时候，正如将湿手巾挥开时「拍」的声音着响一样，事实果然如此，随着「拍」的声响后，血液四溅，头颅从胴体飞离而去，一刀不能解决的话，就用手枪断其气息。

有个宪兵砍得不正，劈下去的刀吃进头盖骨内，脑浆连同紫黑色的血混在一起喷了出来。后头部开了一个大伤口，象「盐辛」（一种用盐腌制的日本酒菜——译者）般的脑浆就是从那边溢出来的。（现在看到「盐辛」都会打寒战，胸部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似的）。那没有被砍死的俘虏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脸部的表情是多么的难看啊！

宪兵再次砍下去时，染满鲜血的人头飞了起来，在沙地上滚动着，沙、血、脑浆混杂在一起的头颅露出了一双愤怒的眼，闪闪发光，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场面！

一些挣脱后想伺机逃跑的俘虏被捉住颈脖带了回来，不管他们如何地大喊大叫都一律用枪对着后脑开火，习惯的人一枪就可以打死

（转入第十三版）

美國積極推行「尼遜主義」

家平

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从七月四日到十一日到日本活动后，又仆仆风尘，从十一日到十四日窜到南朝鲜去活动了一番。在美、日、朴「联合作战体制」正在加紧建立，在美日「归还」冲绳骗局已经正式画押的时候，莱尔德的东来活动，就特别受到人们的注意。

美日头目商谈些什么？

据美联社说，莱尔德是第一个到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他到日本之后第二天，佐藤就正式宣布改组内阁，可见莱尔德此行，并不寻常。在日本，莱尔德曾经同佐藤荣作，新旧「防卫厅」长官增原惠吉和中曾根康弘等人进行密谈。据路透社报道：「莱尔德在同日本政府首脑会谈时，力主美国的『盟友』必须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日本政府对此显然已有谅解。」该社还说：「莱尔德现在的考虑已超过越南的范围，他所想到的是七十年代的亚洲战略，而他认为在这项战略中，日本是个关键国家。」另外，日本「防卫厅」发言人承认：「莱尔德强烈主张美日应更紧密合作，以便更有力地支持一九六〇年便已签订的两国『安全条约』。」他还承认，莱尔德同日本政军头目所谈的，主要是关于推行「尼逊主义」问题。

可见，莱尔德这次在日本的活动，是策划加强美日军事同盟，以

便进一步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力量来推行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向日阀提出那些要求？

据外电报道，莱尔德向日本新内阁提出了下列三项具体要求：

一、要日本反动派进一步插手印度支那战争。据法新社报道，莱尔德曾对佐藤说：「根据『越南化』计划，日本应当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另据美联社透露，莱尔德「要求日本同金边，万象和西贡加强『经济合作』。」日本当权派也答应帮助搞「越南化」计划，并答应给予朗诺集团「援助」。

二、要日本军队承担美国第七舰队的部分任务。所谓第七舰队的「部分任务」，据外电透露，指的是「台湾和朝鲜的防卫」。另据东京「朝日新闻」透露，日本不仅要接受把美国空军的「冲绳防卫识别圈」接受过来，并把日本原来的「防卫识别圈」「加以扩大」，使它包括中国的钓鱼岛等岛屿和舟山群岛，而且还「适于接近中国大陆」。路透社报道，莱尔德鼓励日本扩充海军和其他军备。在莱尔德离开日本之后第二天，佐藤就叫嚣，日本要加强「防卫」能力。他说什么：「我同意莱尔德的话，日本现在所用的武器已经『过时』，应该使之现代化。」

三、美国要在日本保持核武装。据法新社报道，莱尔德曾向日本军事头目提出：「日本如果希望从美国『核威慑力量』得到好处，就必须接受美国核武器的留驻日本。」他的话，证实了不久前「纽约时报」所透露的美日之间存在一个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允许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日本「读卖新闻」又透露：「莱尔德的助手对新任日本『防卫厅』长官增原说，美国希望能够长期保持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包括冲绳在一九七二年『归还』日本之后在该岛上的基地。」国际舆论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把日本本土「冲绳化」，使整个日本变成美

国的核军事基地。

据报道，莱尔德在同日本军事头目的会谈中，还谈到围绕中国的远东安全问题：为此，「日美两国今后必须进行协调」。凡此种种，都说明莱尔德到日本去，是要部署矛头指向中、朝、越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侵略阴谋，是要日本军国主义今后在区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在汉城干些什么勾当？

莱尔德到南朝鲜去，是他的日本行的继续。在他到达南朝鲜之前，美国副总统艾格纽和日本首相佐藤刚到过汉城，同朴正熙进行了会谈。日本的一个参谋代表团也到过汉城活动。七月下旬，「日韩合作委员会会议」、「日韩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又相继召开。美、日、朴之间频频密商，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军事勾结正在加速进行。

莱尔德一到南朝鲜，便马上窜到三八线，向北方窥伺，并且视察了侵略美军和南朝鲜傀儡军队。莱尔德的这一行动，使人想起了当年杜勒斯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前夕在三八线上进行活动的旧事。

在汉城，莱尔德同南朝鲜伪总统朴正熙和伪国防部长「来赫」举行了会谈，讨论了南朝鲜的军事计划。据合众国际社报道，南朝鲜傀儡集团「希望美国保证为南朝鲜提供足够的军事力量」。莱尔德也答应今后美国将增加对朴正熙集团的「军援」，使南朝鲜傀儡军加速「现代化」。莱尔德和「来赫」发表的联合声明叫嚣，双方「研究了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莱尔德在声明中向「来赫」保证，一旦南朝鲜朴正熙集团挑起战争，「美国准备并且决心根据共同防衛条约给予（朴正熙集团）迅速而有效的援助。」可见，莱尔德此行是为了策划在朝鲜半岛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将莱尔德的南朝鲜之行联系起来，便可以看到，美国正积极准备起用日本军国主义力量作为在朝鲜半岛发动侵略战争的急先锋。佐藤政府也露骨地叫嚷：「如果说七十

年可以设想日本自卫队在本土以外某地作战，那地方就是朝鲜。」美日反动派的阴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如果美日胆敢轻举妄动

在五十年代，朝中人民曾经在朝鲜战场上并肩打败美国侵略者，十年之前中朝两国又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条约庄严规定：「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今天在条约签订十周年之际，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两国分别派出党政代表团互相访问，北京、平壤以及中朝两国许多地方，都隆重地举行了群众庆祝集会，表达了中朝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来扩张势力侵略的决心。这说明了两国反对外来侵略的同盟更加巩固和坚强，而日本和南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也日益高涨。最近日本就有十几万群众在三百多处地方示威，反对美日「归还」冲绳骗局。汉城的学生及群众也举行示威，反对佐藤到汉城活动，并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美、日反动势力如果胆敢轻举妄动，在朝中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团结战斗面前，等待着它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失败。



(接第六版)

活里头，忘却身受的压迫和身上的枷锁，不晓得反抗不合理的压迫，不去关心国家人民的大事和利益，更不会想到要为人民服务，投身于改革社会的伟大洪流中。特别在今日世界风雷激盪的伟大时代中，对于改造社会动力的青年实行思想禁锢，不使青年接近真理，拥抱真理，那么黄色文化的泡制，是有一定的反动作用。这是一小撮企图扭转历史巨轮的社会集团和黑暗势力所干的勾当。当然，这也是这一个集团所作的垂死挣扎。

当前，好的、进步的、健康的文化受到百般的阻挠与扼制，宣扬进步思想和真理的电影、歌曲、书刊给大开红灯；相反的，一切牛鬼蛇神、黄毒却给大开了绿灯，贻害广大的青少年，大人先生们也口口声声大喊黄色文化的危害，可是，他们对反黄做了些什么工作，出过什么力？他们有没有正视黄色文化大泛滥的严重性及其真正的产生根源呢？没有。唱哪些高调不过是障眼法，借以掩饰贩卖黄色文化的罪首根源。事实不正是这样，不是有人却千方百计地要实行什么电影分类制，取消了对黄色电影的否定和禁止？这不正说明了他们对黄色文化的两面虚伪性。

★为了社会的进步，要坚持反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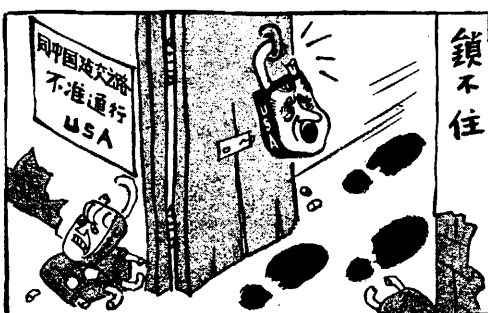
今天，反对黄色文化，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世界走向进步的伟大时代，在对真理和正确思想的传播的同时，也要进行反黄工作。我们应该和各历史时期一样，

要结合社会的改革运动，坚持反对黄色文化，反对黄毒贩子和代理人，反对一切牛鬼蛇神，把反黄的工作进行到底。反对黄色文化，必须同反对社会腐朽势力，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环境，争取美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在反对黄色文化的工作中，要突出政治。只有把政治思想的工作作得好，只有在现实生活的实践和阶级斗争中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才能有效地进行反黄工作。

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反黄的运动才能彻底地进行，正如拔掉旧社会的罪根一样，要依靠群众，而不是靠几个人喊几句论调就能行的。我们的父兄，应该抱着爱护下一代，救救下一代，行动起来，向一切黄色文化开火，使它腐蚀青年思想意识的企图不能得逞。

青年们要站起来，在思想行动上，坚决和黄色文化划分界线，杜绝黄毒的侵害。我们要反对黄色文化和一切毒草，必定要以正确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要看好书，读好报，看好电影，听好歌曲、好广播。要天天读、天天看；不断读、不断看，使思想革新起来，这样才能打开心扉，让阳光照亮我们的心胸。

一切在梦中的青年应该警醒了。看大洋那边，那泡制腐朽堕落文化的大本营，那西方的心脏，无数青年已经觉醒了；喜癖士也觉醒了，已经大胆地剪掉了长发，走向街头。我们的青年也该觉醒了。在正确的思想的武装底下，做一个纯洁的、高尚的，没有低级趣味，而有益于人民的青年。



人民歌手 聂耳

天 由



的精神，去抵抗外来势力的第一个人。他，是用音乐来结成一道铁的长城。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七十二号中医聂鸿儒的家里，诞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聂守信，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聂耳。

那时候，中国正处于动荡的年代，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聂守信一家本已是清贫不堪的了。到聂守信四岁那年，父亲逝世，生活就更困难了。但是，母亲还是坚持把儿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其实，从小学到中学，聂守信的学费都是向亲友告贷的。

十岁时，他在求实小学高小部读书，跟一位木匠师傅很要好，从师傅那里他学会了吹笛子，这是他第一次接近音乐。接着，他更学拉二胡、弹三弦、月琴等。

他十三岁高小毕业时，各科的成绩都是优等的。在学校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音乐更是全校的冠军。因为有这特长，所以他在学生音乐团中，经常担任演奏各种乐器，而且也曾指挥过演奏呢！

一九二七年，他初中毕业后，因无力升学，便考入了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在学校里，他受到一些爱国同学的影响，积极参加了各种活动——演戏、音乐会、读书会等。在活动中，他开始接触到小提琴和钢琴。刚学拉提琴的时候，他为了不妨碍别人，常常要跑到郊外去练习。他最爱去的是西山，那里有一个美人峰，遥对昆明，风景美丽怡人。有一次，他照常来到这里，天忽然下起倾盆大雨，可他动也不动，就在朋友撑着的雨伞底下，更起劲地拉着提琴，直到云散雨止，才尽兴而归。可见，他练习的刻苦，也可见他对音乐的热爱。

然而，那时候，中国和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中。这叫一个热血青年的心怎能平静？聂守信也象其他青年一样，对祖国寄以无限的热忱，可是当政者的昏

庸，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加上列强的侵略，使得民不聊生，也使得热血的青年对现实不满而产生反抗的意念。聂守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了一些青年团体，积极进行活动，因而，也就受到当局所不容。一九三〇年七月，他在省师毕业了，听说有人要逮捕他，于是，在哥哥的帮助下，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流亡上海 参加反帝大同盟

一艘来往于上海和越南之间的法国商轮开进黄浦江，停泊在上海外滩铜人码头。

拥挤不堪的大仓口，有些南方服饰的旅客，熙熙攘攘地下船。人群中挤出一位青年，他用敏锐明彻的眼睛注视周围，傻笑着把右手往上举了举，手中提着一个破旧的粗布口袋，袋口露出一支新的玉屏风箫和一根笛子，袋口边用布带系着一把月琴。左手提着几包沉重的药材之类的货物。他，就是第一次踏上上海的聂守信。

他是随着一位姓薛的同乡亲戚来的，那人介绍他到一间专营正头和香烟的云南申莊当职业。那家申莊先是设在法大马路的长沙商栈中，后来就迁移到虹口公平路一幢弄堂房子里。那房子湫隘狭小，却住了不少人家。

聂守信住在楼上，每次出入，他都要走一条又黑又暗的楼梯，一不当心，就会碰到楼梯转角处的煤球炉子。周围的邻居，三教九流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唱戏、打牌、吵闹之声不绝于耳。他就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

初时，邻居们对这个外来青年的一举一动，不免感到奇怪。可不是，除了工作时间外，晚上就只见他一人躲在房子里，不是学习日文和英文就是拉提琴。很少有人找他，他也不外出。他那把提琴是他替云南一家戏院接洽租借几部上海影片，得到了一笔酬劳后自己买的。它给他单调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欢乐。

但这单调的生活，对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眼看着日寇的强蛮，民族的危机，他又怎能寂静下去？很快，他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投身抗日的洪流里去。他一方面艰苦地练习他的小提琴，另一方面，积极进行了唤起民众的抗日活动。

考进歌剧社 天才逐渐显露

可惜，没多久，他又碰到了生活上的一大难题。

一九三〇年三月，他所任职的那间商号倒闭了，他又为生活而奔走。没有饭吃，他只得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里，靠着当来的一点点金钱，暂时维持几天的生活。

一天，他在「新闻报」的分类广告栏内，看到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招考乐队练习生的广告。这广告所占的位置很小，但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想象着若进了这个音乐团体，一方面可以和小提琴朝夕相处，另一方面，可以解决职业问题。但是招生限额只有三名，录取的希望不很大，而且从分类广告栏内找职业，多半只能给人增加失败的经验。他抱着姑且试试看的心情，用「聂紫艺」的名字报了名。

很幸运，考试的结果——他被录取了！于是，他带着行李铺盖，迁入「明月歌剧社」。

聂守信的为人很热情，平易近人，不到两三下功夫，他就与「明月歌剧社」的其他人相处熟了。他开朗，又爱朋友，同伴们开玩笑地称他做「耳朵先生」，或者干脆就叫他「耳朵」。这是有原因的，原来他的耳朵的确很灵，听觉特别敏锐，属于真正音乐家的耳朵，不管是谁的说话，声音和腔调，不管是怎样难懂的方言土语，在他嘴里总是学得维肖维妙。不仅这样，他的耳朵还能自动抽动的呢！很多时候，当大家围坐在房里，高谈阔论，或是浩浩荡荡的到大世界附近的小馆子吃晚饭，只要有人说一句：「聂子，动一动耳朵给我们看看。」他就会很正经的坐着，双手撑着膝头，两只耳朵不知怎样的就会一动一动的动了起来。他表演得很正经，有时还会做着鬼脸，使得大家一时都轻松起来。很快的，他的耳朵的特点与他的音乐天才，已经并驾齐驱了。于是这时，他索性废除了本名「聂守信」和艺名「聂紫艺」，在原姓「聂」字底下加一个「耳」字，就叫「聂耳」。

在社里，聂耳勤奋地练习小提琴，每天要拉六小时以上，在他的日记上常常出现「一天的小提琴生活」这样的字句。除了拉提琴外，他还弹结他、参加舞蹈表演，而且还参加各种活动的。在歌舞社的劳动下，就更需要坚强的身体来支持，因此，他也不断的进行体育活动。

民族灾难深重 激起创作热忱

一九三一年，他开始练习作曲。第一首习作描写送别朋友的心绪，带有伤感情调，他自己并不喜欢。「九一八」以后，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呼声此起彼伏。他感到民族的灾难深重，对当时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气愤，也感到民众奋起爱国的伟大力量。一连几天，他睡卧不安，有几次从梦中大哭醒来。

「一二八」以后，上海的爱国军民奋起杀敌，在火光中，他度着他的二十岁生日。

宿舍内，他在日记上写着：「二十岁的生辰！我

……………」

他自语：「看！……………一切都在剧烈地变了！敌人的炮火燃烧着！……………我象过去那样，整天练琴，练上几年，几十年，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能怎么样呢？」

他惊悟：「不对，此路不通！」

他沉吟：「……………在这狂风暴雨的时代，民族危亡、人民痛苦的时代，我应该做一个革命音乐家！首先是爱国的……………」

他决心：「我要叫喊出中国的……………中国人民群众的声音！」

他思索，他苦恼，他由徨惑而兴奋，他感到自信与自豪，一种力量冲击着他，于是，他拿起笔来作曲了。

他振笔疾书……………

远处，炮声隆隆……………

他对着完成了的曲谱，开颜欢笑。……………

可是，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情景下，一方是奋起抗战，一方是寻淫作乐。那时候的明月歌舞社，却上演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这一类萎靡、颓废的节目。这些节目，受到了人们的唾弃。

聂耳对于这种情况是深恶痛绝、十分焦虑的，他觉得必须把这样的问题在社会舆论面前揭示出来。于是，他用笔名「黑天使」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发表在一个刊物「电影艺术」上。这篇文章很短，但锋芒毕露，可说是聂耳的战斗宣言书。他向黎锦晖和「明月社」指出道：「你不听见在地球上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

如果说，前些时候他还只意识到个人道路不通的话，那末，这时候便基本上探索到前进的康庄大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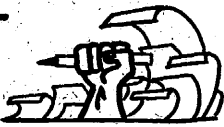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是聂耳创作力量最旺盛的一年，他的歌曲的绝大部分都在这一年写成。

聂耳很重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每创作一首歌，他都是很艰苦的。例如创作「新女性」，他为了要体会纱厂女工上日班的情景，不得不在清早从霞飞路赶到沪西大自鸣钟一带去观察。需要去得很早，又没有电车，他就只得趁着星星在天，寒霜遍地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纱厂附近去。同时，他又找他教歌的女工们谈话，到她们住处去访问，到她们的车间去观察，然后心中有了谱才开始创作。

又如在写「大路歌」时，他每天在码头上、在马路上观察工人的劳动生活，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为了研究怎样表现「开路先锋」中那种充满胜利的笑声（轰，轰，轰！哈，哈，哈，轰！）他曾几天不断在房里走来走去的大笑，被房东看作「疯子」！

（转入第四版）

工 地 通 訊



舉行

L·P兄：

你曾远道来说想要投到建筑工地来学习，叫我到时给你设法找工作和安排住宿，我已回信说将尽力给你帮忙了。匆匆又已三几个月，仍没有接获你已决心前来的音讯，也许是中途又改变了主意，或对这异常艰苦的工作有所顾虑？记得你曾说过，你虽想要干建筑工作，但只打算干几个月，因为一则你的体力无法长期支持，二则你有其他要紧的事情要办，不能长期把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工地上。

现在，我想和你谈谈建筑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朋友参加这种工作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工地里究竟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等等问题，希望你未投到工地来和工友们生活在一起之前，能够深入去考虑这些问题。

你知道，建筑工作是非常艰苦而危险的，在每年发生的千百宗工伤事件中，建筑工人占了很大的比率；在工作途中从高楼坠下而重伤或死亡的惨事，是经常在各地发生的，有许多想参加劳动的知识青年把建筑工作视为畏途，原因固然不止一种（如有的认为干这种工作于面子上不便等），但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太过艰险所致吧。在星岛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中，来自半岛的很不少，这是因为许多失业青年自半岛流到本地的缘故。

来自半岛的工友，都是所谓「外国人」；如果没有「公民权证书」的，则是「无国籍者」，虽然他们是生长在自己的国土里。我也是「无国籍者」之一，连「工作准证」也拿不到，因此，我生活在工地上，严格讲究起来还是「非法工人」哩！

建筑工人虽然分为「合法」和「非法」者，而奴隶式底命运却是相同的：为了换取一点点生活资料，我们的身子就象牛马般地被强加上沉重的压力而驱使着，即使年老力衰或工作疲劳过度而精神不济也得硬顶上去，不然，生活就有了问题，家里的老小就得一餐饱、二餐饿的活受罪。有的工友在工作时受了伤不能继续工作，或因操劳过度病倒了，只好在饥饿线上挣扎、呻吟！我就亲眼看见一个在工作时十分卖力的老实工友，因患心脏衰弱症，照医生吩咐暂时不可做粗重的工作，于是停了个把月，看病钱固然没有，房租伙食也成了问题，不时到工地来徘徊，跟一两个较相熟的工友借点钱以济燃眉之急；老板（二手包工）则不但连问也不问一声，反而怪他没有做工还来工地「多事」！被生活迫到走投无路时，意志坚强的工友便另找出路，比如上述这个工友在病况还未复原时就在大坡的一个小食摊当什役了。至于那些年老无依、对现实感到悲观的人，在遭受意外打击而无法挨日子的极端恶劣情况下，就只好找那一条最容易找到的「出路」——跳楼了！在我们这个「繁荣」的地方，不但建筑工人有这种悲惨的命运，其他各行业的劳苦工友的遭遇也是没有相异的呵！

或者你会问：在星加坡的建筑工作的工资不是相当高吗？为什么不能解决生活呢？这只是没有深入此间工地的表面看法，实际情形也非如此。不错，和一般工厂工人比起来，建筑工资是不算低的：小工五元至六元，中工七、八元，大工九元至十元（整个工场数十工人才有几个「头手」是十一、二元的）；但是，建筑工资是照钟点计算的，

下雨如此，工作不够做是如此，即使在工作时受了伤不能工作也是如此。别说什么有薪假期、有薪病假，甚至连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公共假期，也是没做没钱的。由于建筑工作特别粗重劳苦，又在烈日曝晒下，因此人极容易饥渴，吃喝也特别大，在百物腾涨的今天，要多吃喝一点就会入不敷出；一个人省吃俭用还不大成问题，如果有家庭负担的，那就正如一些工友所常说的：顾得吃来顾不了住，顾得了住顾不了车马费。建筑工地是一月发薪二次，在发薪时每个工友大多数已先把工资借光了，有的甚至还要倒欠老板。

照上述看来，如果从事艰险的建筑工作，仅仅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会有意义；但我们如果是抱着锻炼和学习而来，是为了和劳苦兄弟同呼吸、共患难而来，是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而来，那么，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在工地上，固然有许多落后工友，但走上战斗道路的进步工友也不太少，其中还有一些是进步文艺写作者；此外，在繁铁一部门更有不少进步男女工友，他们在工地上的朴实作风和豪迈气概，真使人敬佩。据所知，近来也有一些做木的进步女工了。在时代洪流激发下，愿意并且敢于毅然决然参加劳动的知识青年已日见其多，建筑行列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我们知道，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群众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劳动者也占全人类的大多数，如果想献身于改革社会事业的青年朋友们，却不愿意或不真诚地和劳动群相处结合，那是不实际的。

目前这个旧社会制度，是很喜欢思想软弱的知识青年的，只要你愿意和它「合作」，它就会向你伸出欢迎的手；尤其是文化较高而没有骨气的人（当然是必须懂得洋文的），它就更加另眼相看，无论是找职业（当然是「白领阶级」）或到各机关去见官办手续等等，都会比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方便得多。一

句话：知识青年要爬的机会总比劳动者多一些，因为，旧社会对劳动者从来就特别冷酷无情。因此，劳苦大众始终都对旧制度怀着极大不满，希望它早日崩溃和灭亡，希望一个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的社会早日出现。进步青年常说劳动伟大；在旧社会里我们参加劳动的根本意义，就是要和劳动群众一同去改造不合理的现实，去推动历史巨轮的前进。

以上拉杂写来，未能尽意，以后再谈吧。

呵，彭亨河！

呵，彭亨河！你的名字多么美丽，你的名字多么雄浑！我们深深地热爱着你，因为你英姿英发。多少年来，你和祖国患难相依甘苦共尝；你的历史，是一部不曾有过折腰屈膝，苟且偷生的记录的历史，因此你充分地具备了让人们热爱你、亲你，为你折腰，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的高贵品质和条件。

彭亨河呀，你横跨在祖国最大州的土地上，你是祖国最大的河；而祖国的避暑胜地——金马崙高原却是你底发源地。沿路上，你披荆斩棘，你冲过丛林原野；你踰越几许的山峦岗岭，你访问过多少个乡村和城镇；你的足迹遍布于彭亨州的每一寸土地；你的乳液肥沃了祖国的土地，你哺育了那青葱翁郁，广袤无边的热带森林……而祖国千千万万的儿女，就是喝了你底乳液长大的。……

彭亨河哟，我们多么想念你，我们多么景仰你！然而我们也深深地为你的被蹂躏，被搜括和被遗弃而伤心、不满和愤恨，我们几乎就要行动起来！

你可知道，每当我们谈起横在祖国锡都底胸脯上的吡叻河，你便浮现在我们眼前。于是你的金山、铁山；你的处女林，你丰饶的鱼产；你辛勤朴实的儿女以及他们那挤的是奶，吃的是草的悲惨生活和遭遇，便历历在目，跃现在脑海

中。

为什么我们的心阵阵剧痛？为什么我们心中的积恨，任海水如何冲洗也减少不了？因为你的金山，你的铁山老早就给人挖光抢光了；而今人们正在虎视眈眈，覬覦能吞食掉你底处女林和肥美丰饶底鱼产；不，他们已在进行大量的采伐，大量的捕抓了。人们正一船一车地把它运向远方……我们怎能不耽心，这群贪婪无厌的人不会把你的一切财富，在你底儿女还未能及时起来阻止之前，便给掠夺殆尽呢！

然而，已经很久了，有人总说你是一条巨龙，你是横祸天灾底肇事者，你是祖国的毒瘤！是的，过去你总屡屡泛滥成灾。每年当东北季风迅猛刮来，雨水便倾盆而下，山洪随着爆发，河水川水溪水从四面八方汇流来了，于是你便掀起滔天浊黄的惊涛骇浪，你仿佛统率着千军万马，你要冲向大海奔四方。……然而万千田园房舍被破坏摧毁了，千百生灵因此不复生还……这是谁的罪过呢？是那些只会剥你的皮穿你的肉，但从不曾给予你新的滋养——疏浚河床，清除污秽，阔大加深或开导新河边的一群人，还是你蓄意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开玩笑！

呵，彭亨河！你有太多的故事和传说，祖国的儿女们谁个不为你而竟折腰呢！

你听，人们日夜都在唱着你激昂动人的歌：

彭亨河水慢慢流，
两岸森林万丈高；
川水渗着英雄血，
冲向大海奔四方。

是的，长期来，祖国儿女，为了你，他们不管风吹雨打，不管浪高天黑地沉，他们总出生入死地为你的自由和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鲜血和白骨肥沃了祖国的土地，而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就象你一样，又长又宽，千年百年，人们讲不完，听不厌。……

呵，彭亨河！你是一首万古长青的战斗诗篇！

叔叔的胳膊

瘫痪

叔叔的胳膊

瘫痪

悬垂着

不能动弹

工作时

无力肯锄

进餐时

无力举箸

天气恶化时

他酸痛得在床上滚翻

叔叔的胳膊

瘫痪

硬挺挺的

失去用场

是丧尽天良的

日寇侵略者

凶残地

用枪托猛力敲击

恫言教他

半死不活，终身伤残

叔叔的胳膊

瘫痪

二十八年了

受尽苦难

忍看老伴日夜操作

空有废手无从相帮

一家生活失去凭藉

全靠她咬紧牙根勉力支撑

千重苦，万重根

象计时炸弹隐埋在胸膛

叔叔的胳膊

瘫痪

二十八年了

血仇不忘

他要我们牢记

三年八个月的血海深仇

倘使那军国主义者

斗胆再兴波作浪

唤起工农千百万

砸烂它啊，教它有来无还

· 紫 ·

堅持



立明

去年，我读完了中四，因为会考成绩不够格，不能升高中了。只好留在家里帮妈作家务。家里虽不算是有钱，但是爸妈都不愿我就这样辍学，因为凭着爸爸和大哥都在商行工作，除了供养妹妹念书和应付家里的开销外，是有条件让我继续求学的。所以，这些日子来，爸妈要我找间私人英文学院继续念书，或者投考什么职业学院，以求得一门技术，方便将来寻找工作，而我，却要求早日出来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曾争执了好久。爸爸说：

「东原，我看——你还是首先找间学院去念英文书吧！」

「爸爸，我为什么要先读英文学院呢？」

「你懂得什么，难道你不晓得这是个什么地方，你要在这地头上过活，更要懂得洋语不可。」爸爸说。

「但我的中文还没学好呢！何况我想早点出来工作，出去见见世道，要做个能劳动的人。」我争辩道。

「什么，你又提出去工作？」妈妈在旁急得直叫起来，「告诉我，一个中四生，你能作得了什么工，大不了到工厂去当女工，一天最多赚二三块钱，能养活了自己和爸妈吗？难道家里没钱让你求学吗？……」

「你说得对，妈，」戴眼镜的大哥也说话了，「你听，报上刊载

的电视台「星加坡动态」的写稿人都说：本邦工业区里有不少中四毕业的女工，她们投入工厂参加生产的目的，有的只是『出来消遣或者打发日子』，由于这个缘故，工厂每天给她们三块钱工资，已经『很足够』了。……你瞧，人家都这样看衰鄙视这些女工，偏偏我们的二妹，竟不争气，却还大作梦呓。我的好二妹，你还是清醒点吧！」说着，大哥把他手上的报纸递给妈，侧过头，朝我扮了个鬼脸。

「大哥，你别多咀！」我怒指着大哥，「妈，你别相信那些人的鬼话，象大哥一样，胡言乱语，把是非黑白颠倒。」

「要不是你是我的二妹，我才不多咀呢，」大哥摘下他的四方型大眼镜，傲然地又接着说，「做人要现实点，是非黑白就会清楚分明。象我一样，高中毕业了，再去多读一些学校，去考获什么会计文凭呢、打字文凭呢，还有，正如爸爸刚才说过，要多念些洋书，非不懂得洋语不可，最好能考到什么高级文凭，到时候，才能方便找到舒舒服服的事情做，就用不着到工厂去当那种好象『乞丐婆』的工作了，二妹，你听懂吗？」

「不懂！」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别跟她多说了，反正她是『死牛一扁颈』，」妈妈摔开手上的报纸，脸色非常不好看，「老大，你找一天，带她去找间私人英文学院报名上课！」……

面临这样的处境，我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在我的家庭中，对于「学业与工作」的选择，老早就有了「传统」观念，就是：书要念得多，资格要取得高，工作要选择既舒服收入又高才能做。在这个前提面前，差不多用不着讨论的，我的大哥，还有妹妹，也老早依照爸妈的安排。好象大哥那样，读了一些学校，取得了某些资格，加上人事的关系，找到了舒舒服服的事情做。妹妹呢，不也正沿着大哥的老路走。

而我自己呢，想到这问题，我就心里很难过。我想：就算是再念多几年洋书，或者再考什么职业学校念什么秘书科，学会做会计，打字，讲几句洋语，大不了是到商行当书记员，象爸爸大哥他们一样，在一家商行里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安份守己的守着这份职业，工作有得做，一家都温饱，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但是，对自己只是带来了更多的不幸，除了能挣多点钱，给爸妈高高兴兴，可是自己却当上了人家的花瓶，任人摆弄。人们常说，青年人啊，世界前途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可是，看看自己，竟要走上大哥的老路，做个蒙蒙懂懂的人，岂非不叫自己自悲自悯呢？「那我该怎么办呢？」

「东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玉莲，佩佩她们和我都找到工厂的工作了，所以，我希望你争取做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不愿你躲在小室里，孤芳自赏自悯，做个无病呻吟的人。你应当去和劳动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苦和难，一起来争取和创造幸福的明天！」当同学吴丽真来探访，知道我这些日子，为了「工作与学业」和家里争执不下，便这样的激励我。

吴丽真同学的话说得不错，我是必须提起勇气来，抛弃知识分子的思想包袱，才能赶上真正的伙伴，不能再这样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了。

然而，我一想到爸妈拉长的脸孔，大哥的嘲笑声，我便显出对自己前途的徬徨，渺茫，虽然我从书本上得知：一个人从事了某一种工作以后，可能就此工作下去，决定了一生的方向的。我看得出，自己要走的路是对的，可是，我就是太担心家庭会阻挠我去做这份工作——只因为我要选择有意义的工作，走进工厂当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

显然，丽真同学看得出我内心的徬徨，思想上的矛盾，她说：「东原，你应该把自己的看法意见，再和你的爸妈商量，设法劝服他们。要不，你这担心是多余的，所

谓担心，只是说明自己的态度还不够坚决而已。如果自己坚定，必要时自己独立生活，自食其力，那又担心什么？你还记得从前，你在家在学校坚持自己的衣著和作风要求朴素，你不是坚持得很好吗？」

丽真同学的话，引起我的沉思，撩起我的回忆：——

有一次，同学佩佩，玉莲她们到我家探访，看到我穿的衣著随随便便，头发老是剪得短短的，于是，佩佩同学好奇地问：

「你在家，恐怕是作风特殊的一个吧？」她指着墙上悬挂的家庭照片，朝着我说，「你的爸妈都穿得很整齐年轻，你大哥还穿大花衣呢，还有你妹妹也顶时髦。唯有你，却穿着白衣布裙。」

我笑着点头。

「你家里不管你吗？」玉莲也插咀问道。

「他们才不管我呢。我爱怎样就怎样，他们少得理我。」

「奇怪，为什么一种作风不合能够在—个家庭中同时存在呢？不会对你觉得看不顺眼吗？」佩佩说道。

「或许看得久了，也就顺眼了。」我回答道，「起先我爸妈他们也噜噜嘛嘛的，老是说我像个「男子婆」，可是当他们知道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作风，他们也就由我了。」

的确，在衣著的问题上，在当

时甚至到现在，依然有一种气氛，不住地在考验着我。当然，我的爸妈不至于用强硬的方法来迫我穿「时髦」衣服，可是，我的爸妈就这样常说道：

「好心你换件好看的衣裳才出街，免得丢了爸妈的脸皮！」

多咀的大哥也常嘲笑我：

「看你穿这件白衣布裙，穿起来，象个『山芭妹』。」

幼稚的妹妹却时常拿时装杂志来建议：「二姐，这一件很适合你穿，明天，叫妈妈给钱去剪块料子做一件试试？」……

面临这些随时出现的考验，是要时刻准备接受考验。幸好，我的身旁有着吴丽真这群好同学，特别是当她们知道我是生长在这样小康之家，必定讲究衣著光鲜时髦，要他们穿得朴素，或者要他们衷心认为穿得朴素才好看，那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他们的思想感情人生观，先来一个根本的变化。

而我呢，却因为接受时代的先进思想，倾向劳动者，何况我的身旁有着一群意志奋发，对生活充满乐观的好同学，因此，喜欢穿得朴素那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在她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尽管我受到随时出现的考验，只要自己能坚持穿得朴素，争取到家人不来干涉，那就是我初步达到目的。其次，在方法上，那怕大哥说我是山芭妹，或者爸妈和妹妹笑我不穿美丽的衣服，

也就笑笑算了。穿起衣服来时，还是依照自己的心意来穿。做「行动派」，不做「口头派」。只要我穿得还是整齐大方，家人也不可能用行动来干涉我。这就逐步逐日成了事实。我就是这样的人。是「怪人」也好，是什么人也好，反正我的家人不得不承认了这样的事实。

结果，这二年来，我在衣著和生活作风，坚持了自己的一套。

但是，现在面对「学业与工作」这样的大事方面，我该怎样坚持呢？

——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一亮，丽真同学说得对，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这是说明我自己还不够坚决而已。如果自己坚定，选择的工作又是有意義的，那我又担心什么？

这时，我抬起头，扬起眉，紧紧握住丽真同学的手，「丽真，谢谢你帮我解开思想上的锁链，我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说服家里的人，象你们一样，走进工厂！」我激动地注视着丽真同学投来激励的目光。

我知道，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呐，这和自己坚持在衣著和作风朴素，不顾家人的阻挠反对，可来得百倍千倍的艰难啊。可是，此刻，在我的内心已有了一个鲜明的信念：坚持。

問 裕 廊 河

为什么？大街上涌着潮水，
啊！那是穿着浅蓝色制服的女工队伍；
为什么？他们离开工厂，离开宿舍，
集合在一起，满脸愤怒！
为什么？街上皮靴杂沓，笛声呜呜；
为什么？她们身上有伤痕，衣上有血迹……

请你回答我，静静的裕廊河啊！
为什么？赤道的五月，艳阳天挟着风雨；
是谁？在夜黑风高的晚上，
用罪恶的手，把工人代表拉去；
是谁？在光天化日下，开除全体工友，
在宿舍挥舞圆头短棍，如临大敌。

裕廊河啊！难道你不愤恨？

看那些围在谈判桌上的“领袖”、“大亨”，
拿我们的血汗碰杯……
我们只要求三餐温饱，就被拳打脚踢，
这身上的伤痕，衣上的血迹，
就是控诉的证据！

如今，我们走遍了裕廊河，
看到了鹹水芭泡着苦汁的红树林，
青青绿绿，枝干挺立，
裕廊河啊！你会知道，
希望的种子随着风暴播在心田，
碰杯的谈判桌就要被掀翻。

·李擒白·

大老板和專家的把戲

■ 祝 哈 ■

一些大老板说，很多人不愿工作，一些工厂工地请不到工人，或者是工人做了没多久就跑了。

于是，「专家」们就凭此发表「伟论」，说本地已不再有失业现象。他们说：这里有的是「不愿做工的人，没有失业的人！」

啊！好一个没有「失业现象」的天堂啊！原来，失业者还是有的，现在，只是把「失业者」这个词抹掉，换上「不愿工作的人」，就万事大吉了！

偷换概念，这种把戏，自古已有，只不过近年来特别「风行」，如「加价」、「涨价」叫做「合理调整」「统一价格」，这早已不新鲜，现在，「专家」们又来个「创造」：用「不愿意做工的人」来代替「失业者」，如此这般，「失业者」仿佛统统不见了，真是妙极啊！

按照这个逻辑，用「援助者」去代替「侵略者」，就是，侵略者不见了！用「救命恩人」去代替杀人强盗，于是，杀人强盗也不见了，用「慈善家」去代替剥削者，就是，剥削者也不见了。从此，谁要是反对侵略，那就是「排外主义」，「辜负人家的一番好意」，谁要是同杀人强盗抗争，谁就是同「

救命恩人」过不去，「恩将仇报」，谁要是反抗剥削者，谁就是反对「慈善家」，谁要是提出埋葬剥削制度的口号，谁就是反对慈善事业，谁就是「罪大恶极」了，可以格杀勿论」，或者捉去吃「黑豆饭」了。

「专家」、大老板却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每当商店、企业发出徵聘职工的广告，就有数以千计的人去应徵？往往只是徵聘三、五人，应徵者就达整千人，这些人，难道是不愿工作的吗？

「专家」、大老板的辩护士也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本地的工资水平不比别处低的话，东洋和西洋大老板愿意来这里投资吗？工资低、成本就低，老板就能赚更多钱，请问，这是对谁有害，对谁有益呢？随便去问问哪个工人，他们是绝不会把洋大老板当作「慈善家」「佈施者」的。把剥削者称为「慈善家」，那就等于把豺狼称为羊羔，这种骗人伎俩究竟骗得了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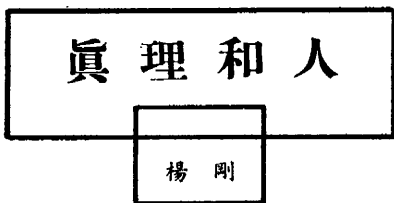


劳动创造世界，所以，劳动是神圣的。

劳动神圣，这是颠仆不破的真理。

在这个劳力者依旧治于人，白领比蓝领高级的社会，竟也有一类人在喊：「劳动神圣」，在号召年轻人扬弃白领，做一个蓝领阶级。我觉得其中很有可怪的。可怪的，不是这口号错误，而是声喊的人。

我原想，震天呼吁「劳动神圣」的，应该是吃五分钱菜铺，喝两碗蕃薯粥就要卖一天力气的码头大叔，是出太阳皮肤晒黑、下大雨气息全无的建筑场上的工友，是眼神疲惫、脸色苍白、青春被廉价榨取的工厂姐妹。他们，却是天天在劳动，但劳动的果实却只被几个人吞吃，还在额上被刻着：「下贱」、「活该」的侮辱称号。社会亏待他们，他们应该喊：「劳动神圣」。还有，可以喊的，是那些有良心，心爱劳动，愿意做自己有闲阶级的叛徒的其他人。这些人，充沛正义，有打破困人损人的牢笼的勇气，有



冲向光明进步的毅力。

然而，在高声喊的都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些红光满面、穿大衣打领带的上等人。我也想：

坐在冷气房翘脚看钞票滚滚而来的，

姨太太情妇明三暗四的，

出入豪华汽车，保镖随身相护的，

看见太阳皱眉，闻见汗臭掩鼻的，

都不应是说这话的人。然而，他们竟说了。惟其说，就不能不叫人冷静推敲。考一考「上等人」为什么失去身份，大喊「劳动神圣」。

总算，我找到答案。

他们喊一喊，工业意外年年增

加。原来，牺牲是光荣的。

他们喊一喊，工校职专大门开开，更多更多的提供一天三块半的廉价劳工，更多更多的制造只知吃饭睡觉玩乐，其他一概不管的「活死人」。

他们喊一喊，大多数的人就应该工作得更勤快，极少数的人就会更开怀。

他们喊一喊，好处有一大箩。

这样，失去身份喊喊，又有何妨？

今天，有各种各样的人在引用真理。正如「劳动神圣」，不是身在劳动，心爱劳动的人是不配喊它；不是实践真理，维护真理的人也不配引用它。

此时此地，在响应真理号召之前，让我们多想想叫喊真理的人。



礦山風雲

连载小說

二十一 走一步看一步

前文提要

兴利锡矿的总管老陈得到了密告，知道昨夜李答接到一张字条，他认为字条上必然写着重要的事情，使用利诱、威迫的手段促李答说出字条的内容；李答不肯，被绑去私刑。

在宿舍里的工友等李答没回来，叫票李答，迫得总管出面解释，但他却诬李答和白人勾结。成敦虽不以为然，可是面对着强词夺理的人，他一时找不出反驳的话；王伦失去平日那股锐气，也没有为李答打抱不平。

黑夜，森林里更黑，淡红的灯光照着三张凶煞的面孔，也照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苍白的脸孔。

「他晕去了倒舒服，我的拳头都痛了。」

「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回去要怎样向总管交代。」

「就说他不肯说。」

「他不肯说！就这么一句话总管会放过你。还是照总管推测的编几句骗骗他。」

「这也对。林泰哥，要不要再打。」

「他不肯说，照理要再打。可是，打死了，要怎样对总管交代？」

「要迫他说话，又不要伤他，那有这么容易的事。」

「你那里知道，总管是要把他变成活死人，利用他对付那一群不知死活的人。」林泰故作神秘地说。

「喂，我有一个方法。听说大清刑法中有一种把竹籤插进指头的，十指连心，不由他不肯说，也不会怎样伤他。」

「对！我倒没想到。只可惜没带刀来，不然这附近就有竹了。」

「我去拿刀。」

说要拿刀的人还没有走开，突然，林泰叫声「番……」他的喉咙给扼住了，叫不下去，待要挣扎，巴冷刀在眼前一闪，刀锋朝向他喉咙，而且有那么多人，怎样也

对付不了。林泰不吃眼前亏，静静地由对方摆布。他的属下，同他一样的待遇。

扼住他们喉咙的人用巫语警告道：「你们如果再叫喊，就杀死你们。」

被扼得快要窒息的人，勉强地点着头。接着二幅衣襟给巴冷刀割下来，一幅给扎结实后塞进他们的咀巴，一幅给蒙着眼睛，连耳朵也给盖了起来。进而，林泰他们三个人给靠着树捆绑起来——喉咙给绳子圈着，虽是不很紧，要活动却困难；手、身体、脚给结实地绑着，一挣扎，绳子便扎进肉里去。

就当那些马来人在对付林泰他们的时候，一个瘦而结实的青年扑向李答去，唤他。可是，李答一时没醒过来，那青年便将身边带着准备解渴的冷开水倒在李答那微开着的咀里。他好象想到什么似地，查看李答的头部，见隆起了一块，有点破口渗出些血，血已凝结了；李答的胸口、腹部，有的红肿，有的黑青。他站起身来，转向林泰他们，踏起步，瞪着他们，可是，林泰他们的眼睛已蒙了起来，看不到他那愤恨的眼光。他只踏进几步，又退回来，蹲在李答身边，怜惜地轻唤着李答的名字。

渐渐地，李答苏醒了，努力地张开眼睛，也说话了：「忠烈，你来了。」

「李答，我们迟来了，害你受苦。你伤得好厉害，不要说话，还要开水吗？」

「不要紧的。林泰他们呢？」

「给马来人绑了起来。」

「唔，他们也来了。」李答停了一下，忠烈又倒些开水进他的口里，他说：「绑在那里？我们说的话会给他们听见吗？」

「不会的。他们连眼睛、耳朵、咀巴都给绑了起来。」

「唔！」顿一顿，「红毛靠得住吗？他们来了多少人？」

「他们来了几十个人，红毛怕我们不会说马来话，还派了一个唐人来，说是红毛的代表。我介绍他和你认识。」

「那，我们说话要小心了。」

「不要紧的，我去叫他。」

「不必那么急。红毛答应给我们自由吗？」

「红毛是答应的。不过说，为我们好，最好还是留在矿里替他们做工，他们会出高工钱。」

「红毛会不会骗我们？我们遇到的红毛，没有一个是好人，我们要留心他们，不要再卖一次猪仔。」

「就是再卖一次猪仔，也未必比留在兴利矿做工坏。」

「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问你，你还耐卖几次猪仔？」

忠烈低下头，象是沉思，然后说：「样样事情都要不冒险，我看是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把冒险减至最低限度。能够想到的已是冒险了，还有许多没有想到的险关呢？要想到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还要想到大家。即使自己没有险，大家有险，也不可以做的。」

李答的话使忠烈有所感触地呆一呆——那是一件他自己知道一

些，又一些不知道的事情：红毛为了要迫使杨禄就范，叫马来人故意把忠烈放走，然后派大富以好人的姿态出现在忠烈面前，帮他「脱险」，解决生活的难题，还帮他帮把玉兰喊回来，让他们夫妻团圆，使忠烈感激他们，又以救世人的态度要来解救李答他们，忠烈先就感恩，后又由甜言蜜语，他一时失察，倾心于红毛的计划，才肯冒险送讯给李答，还要帮忙说服李答。如今，听了李答的话，他感到李答便是在讽刺他，一时面热起来，不知怎样回答好。

这时，张大富已处理了林泰他们，走到李答面前，忠烈忙为他们介绍。

那张大富人矮矮胖胖，生着一对老鼠眼，带着娘子腔问一句：「你就是李答？」

李答一看到他就不顺眼，也有些说不出的厌恶，礼貌上还是应他一句。

「李答，我代表红毛告诉你，我们是来帮助你们得到自由的。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合作。」

看人家伤到那样，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明明是为自己还说是帮助人；李答反感地看着他；双手按在地上就要坐起来，忠烈忙去扶他。

「不必，这一点伤，我还受得了。」李答坐起来后，面向着那红毛代表说：「张先生，我相信你是明白的，红毛要争的是这块矿地，因为这块矿地有许多锡米，可以赚许多钱。我们要争的是自由，象人过的日子。虽然我们的目的不同，可是都和兴利矿有关系，你们是要把兴利矿夺到手，我们是要把自由夺到手。说合作，我们也可以和你们合作，那就是我们不帮兴利矿，让你们更容易把矿夺到手。你们占了矿，我们就要自由了。希望你们能把我们的身契拿到还给我们。」

「据我知道，你们的身契不在矿里，是在万利的「乌必」里，我们拿不到。」

「如果是这样，也没有话说，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不到的事。」

「我们倒有个要求是你们做得到的。你们自由后，就留在这个矿里做工。」

「我们的身契还在万利矿那里，在这里做工，不是会给捉去？」

「捉去？谁敢动红毛的人？恐怕你还不知道，这里是红毛管的，红毛是主人，别人都是寄居的，谁要是敢惹红毛，红毛会把他们送出境。我说啊，你们不在红毛的矿里做工，倒真的会给捉去。在这里，不必怕，一切有红毛承担，就是忠烈，红毛一出手，没人敢动他，连他的老婆也离开坏女人厝，和他住在一起。」

「真的，玉兰和你住在一起了？」

「真的！」忠烈象有点不好意思。

李答停口了，他在沉思着。张大富以为李答有点心动了，加重语气地说：「你该明白了吧。我们是住人家的地方，总是依力量大的人才有好处；如果不是这样，不要说赚钱，赚食也没法。你以为不在兴利为红毛做工会有人雇用你们，我敢说，没有人敢。你知道吗？雇用逃走的工人是犯「鲁」（法）的。」

「我们可以自己种植自己食。」

「这样容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红毛的，没有请准，谁也不能用来种植。还有马打暗牌随时都可以捉你们。」

「既然土地都是红毛的，为什么红毛要兴利矿，还要用强占？」

「那又不同，这块地本来红毛准给郑万利用的，现在红毛要收回，就得向万利买。可是万利不肯卖，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虽然是这样做，还是要给万利钱的。所以不能说是强占，是买卖。」

「这也算是买卖？强买和强占差不多。」

「不同，买要给钱，占不必给钱。老实说，是万利眼光短小，如果他有眼光，红毛要，有赚就卖给他，再向红毛政府要块别的地方，红毛一定给他，大家不必撕破脸皮。住人家的地方，和人家争会有什么好处？他们番人就懂得这个道

理。象你们，如果好好合作，将来好处多；不合作，苦头有得吃。」

从郑万利拒绝售矿红毛就用武，忠烈肯被利用受保护的情况看，李答相信张大富的话。但是，吃过红毛的亏的李答，是不会轻易地相信红毛有什么仁慈的心，相信替红毛做工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点徬徨，一时决定不下，于是，他对张大富说：「待我和同伴们商量后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替红毛做工。不过，不论我们是不是留下来做工，自由我们是要定的。也就是说，要不要留下来做工是我们的自由。」

张大富不耐烦地说：「你这个象老女人，说了又说。我告诉你，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讲话，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待我们夺到矿地后，你直接对红毛讲。」

「如果红毛反脸不认账？」

「这个我不敢担保。不过，依我看，你们对红毛还有用处的，红毛不会做得太绝。」张大富说了，环视在他四周执着武器的人，又对李答说：「我们两个唐人，我劝你还是听话好，就是你们参加，也打不过这么多番仔，就是能打得过番仔，也逃不出红毛的手，郑万利手下那么多人，也敌不过红毛的，不要说你们。」接着，张大富说了几句李答听不懂的话，马来人开始行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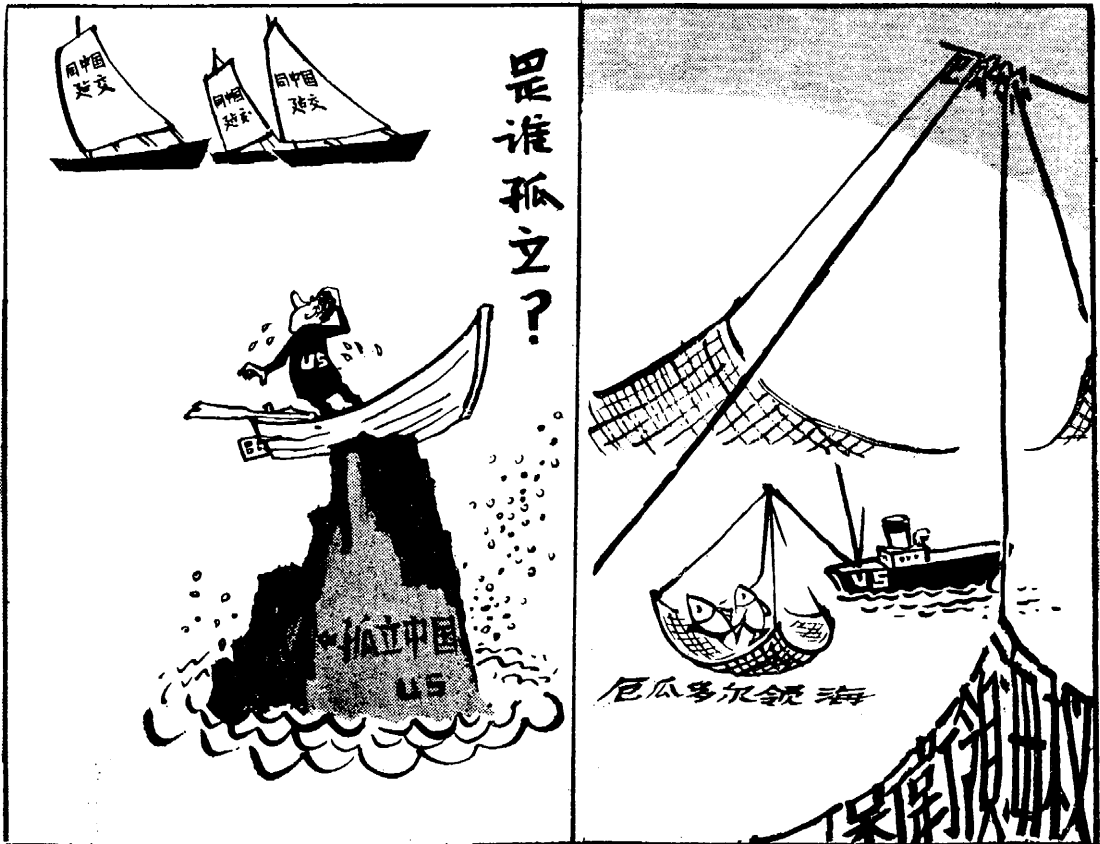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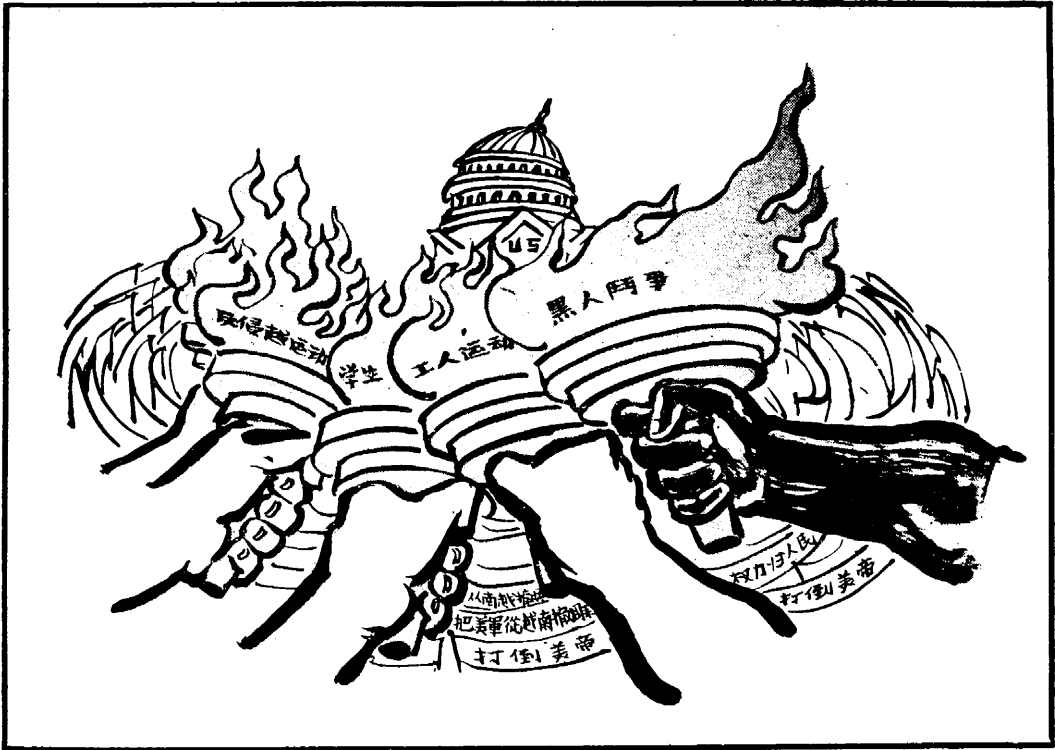
一直站在一旁的忠烈，看见张大富走开了，便低声地对李答说：「李答，我看，走一步看一步，事情不一定会坏到那样的地步。」

「我想坏的多。照说唐人是应该占唐人的，可是矿主对我们那么坏，要我们送死也不把身契给我们，给打不死，还是猪仔，全没自由，不象人过的日子，伤了，我想就更惨了。而且，我也不忍心看同伴为头家的钱财去送死。」

「李答，你身体还不好，不要想得太多。他们走了，你在这里休息，我和他们去看看。」

「我还支持得住，我要去看看，不要让兄弟们吃亏。」

（待续）



新書介紹



順泰祥瓷業有限公司

(面對堂教回路馬大即)號四十街榔栢蘭惹坡小坡加新

六九一三二：話電

號五十六(魯峇榜甘)律里米：房棧

五三三七九：話電

SOON THYE CHEANG LIMITED

No. 14, Jalan Pinang, Singapore, 7. Tel: 23196

Store: Miri Rd., Kampong Bahru, Singapore-4. Tel: 97335

Cable Address: "EARTHEN"

WHOLESALE AND RETAIL IMPORT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PORCELANEOUS CURIOS

★ 無任歡迎 諸君光顧 價廉物美 板畫像等 瓷最新瓷 定各款幼 物古玩承 瓷精緻人 鎮超等名 江西景德 本莊專辦 ★